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

第四十七期

學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17 November 1925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十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學衡第四十七期目錄

插畫

費尼像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彌瑟像 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

通論

致知

柳詒徵

倫理正名論

林損

信與疑【真偽善惡美醜之關係】

景昌極

述學

攻吳王大差鑑跋

王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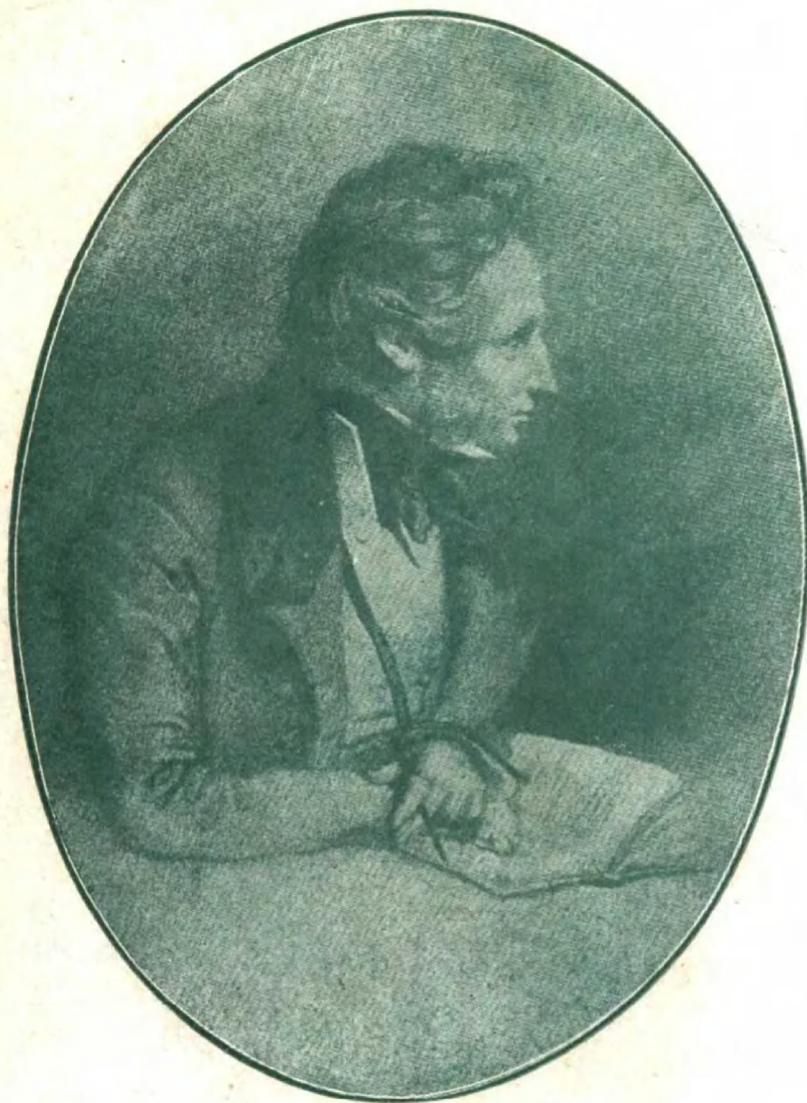
漢王保卿買地券跋

王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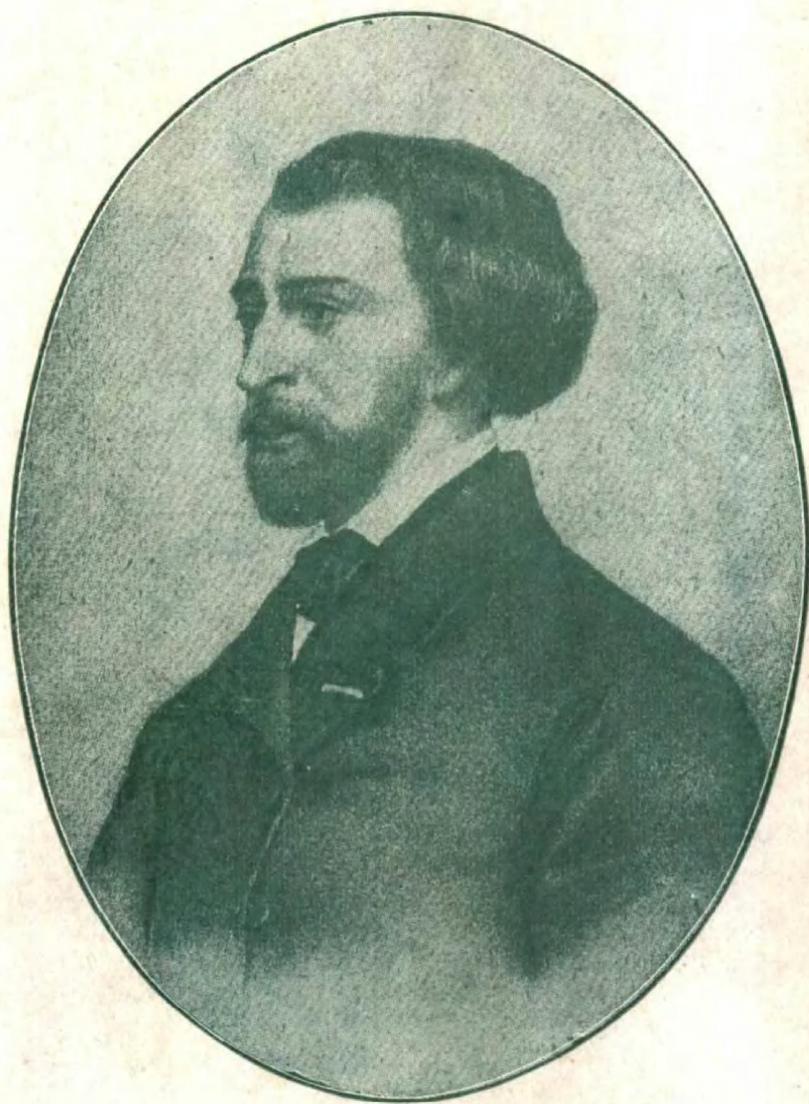
文苑

仙河集

李思純譯



像 尼 費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像 瑟 彌

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

通

論

致知

柳詒徵

今人恆言知識愈進步。道德愈退步。一若今世之敗壞。咎在知識之進步者。按其實殊不然。知毒者不飲。酖知溺者不投河。其不得已而飲而投者。必其所避有甚於毒與溺者。否則莫之輕試也。今之甘於飲酖投河者。仍蔽於不知而已。

今人所謂知識。恃口耳之剽竊。無真知識也。口言和平。躬行殺伐。口獎道義。心恃譏詐。口侈廉潔。陰肆貪污。是所知者。口耳之剽竊。未嘗真知其中之因果也。真知其中之因果。則其私欲之萌。必有所警惕。而不敢逞。故口耳之剽竊。非知識也。

善言知者。無過學庸。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旨哉言乎。

知何以必曰致。以事理非一覽可得。必由淺而及深。由粗而及精。非致力以求之。不能知其所以然也。如遊各國之都市。自其表面觀之。知其繁盛。知其謹嚴。知其壯麗而已。苟致其知。則必求其市政之若何。組織民德之若何。養成富力之若何。開發學理之若何。運用非一語所能罄也。同一游都市者。或致或否。而世第以其遊都市同。遂謂其知識同。此非至可笑者耶。

以留學生言。學日本之陸軍者。與日本學生所受之學科同也。日人學之。則以攘外。吾人學之。則以訂內。非不知學也。知學而未知致其所以學之故也。學日本之法政者。與日本學生所受之學科同也。日人學之。則以興邦。吾人學之。則以禍國。非不知學也。知學而未知致其所以學之故也。推之學於歐美者亦然。故其患在於不致其知。

今之學者。亦知講學術。亦知言國恥。蓋自極少數之人之外。吾則概目之爲不知。何則。知歐美人之講史學矣。而未嘗以歐美人治歐美之史者。治吾之史。是不知也。知歐美人之講文學矣。而未嘗以歐美人攻歐美之文者。攻吾之文。是不知也。其言國恥者亦然。恥爲英所制矣。而不務知英之所以爲英。與吾人自力於內。治外交。海陸軍備。必與英等。是仍不知也。恥爲日所賤矣。而不務知日之所以爲日。與吾人自力於內。治外交。海陸軍備。必與日等。是仍不知也。吾嘗語某學生曰。英人日人。調查吾國之事狀。洞若指上螺紋。子詆英日者。也。曷語吾以英日之海軍力。若何。政黨勢力。消長。若何。外交人才。若何。此熱血愛國。極詆英日。而恨不殺身以雪國恥之學生。瞠目不能答也。嗚呼。此卽不知好學。不知力行。不知知恥之現象也。

今人猥曰知識日高。道德日低。若民智已進於前。而民德有遜於昔者。吾曰不然。今人之知識。固未進於清之末造。其道德。亦未下於清之末造。特因環境之變遷。表現其惡之加甚耳。清季貪黷者。積資數十萬。

數百萬。民國貪黷者。積資數百萬。數千萬。非其知識之高也。貨幣數目之增益耳。清之盜賊窟穴於山林。今之盜賊起伏於縣省。非其知識之高也。機會時運之變化耳。外此則清人以八比試帖博名位。今人以文憑學位求官祿。所知胡異焉。運之以火車。載之以輪船。輔之以方言。飾之以西服。而其中之所知者。未嘗變也。是故搭截大觀。小題文選。與心理測驗。白話文存。其名不同。其實則等。其無與於知識一也。

吾言及此。吾將正告今人以改革中國之法。曰惟致知。農之力穡也。知種之有穫也。女之務蠶也。知繭之爲繡也。今人不務納中國於正軌者。以不知所以爲國也。不知所以爲國者。一誤於從前之塾師。二誤於今日之教員。蓋昔之塾師不知致學生之知。今之教員似乎知致學生之知。而仍是浮光掠影。皮毛口耳之知。而不能啟學生之真知。使循途軌以致之。故其所學一概與其身。其地。其國無關係。不過敲門之磚。致身之階。故卽置之歐美日本。與其國民雜處。與其學者接觸。而以其知之。初未嘗致。卽欲致而無由。而其餘之散處國內者。一出學校入社會。必盡捐所學。而惟社會是從。重以兵亂相仍。苟偷無已。報章所載。無非污濁穢亂之新聞。交際所談。大半賭博冶遊之事實。一般國民所知者。如是已耳。以此言知識高。吾真欲爲此數萬萬人腦海中潛伏之知識之本能呼冤無既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此言雖高。可以小事爲喻。如吾內地之接近租界者。其污潔肅擾之不同。一望而知也。然處其地者。可數十年相習。而不以爲怪。絕不知求其何

以、不、相、若、之、故。吾、以、是、知、之、異、域、者、無、異、於、之、租、界、也。知、其、爲、某、國、知、其、爲、某、國、之、租、界。如、是、已、耳。而、吾、之、可、以、治、吾、地、若、彼。則、固、不、知。或、稍、知、之。亦、未、嘗、真、知、其、締、造、之、方、組、構、之、道。姑、爲、崇、閔。以、飾、觀、聽。而、實、際、仍、相、去、甚、遠。嗚、呼。舉、一、以、概、其、餘。則、吾、民、之、知、識、低、下、之、程、度。何、若、尙、侈、言、知、識、日、高、哉。



倫理正名論

瑞安 林損 撰

循名責實。學者之恒辭也。雖然言循其名。則既有名矣。責之而始符於實。則其先必有不符者矣。夫自四

始以降。列子天瑞篇。有太易者。有太初者。有太始者。有太素者。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是謂四始。形質兆分。廓開闢而爲象。運六氣

以滋化。沉凝顯體。清貞吐曜。人與萬彙。消息兩間。根塵所緣。未有名。字。彼名。字者。古仁聖賢人之所造。作

以通倫理而明庶物者也。建名之誼。其科有六。而二以約之。所謂六者。一曰命科。說文云。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二曰明科。釋名云。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三曰鳴科。春秋繁

露深察名號篇云。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四曰真科。同上云。名。生於真。非其真。勿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五曰成科。廣雅云。名。成也。六曰別科。穀梁隱三年。天王崩。傳。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注云。

夫名者。所以相別耳。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皆建名之誼也。而二以約之者。曰明曰通。明以正內。通以接外。明也。真也。成也。皆所以正內也。命也。鳴也。別也。皆所以接外也。有倫而後有內外。而後有所接。故曰以通倫理。說詳下。

夫名至於倫理之際尙矣。然倫本無名而強爲之名。名之其果當歟。當而循之以責符於實。闡幽以顯。用

晦使彰。條貫衆散而亂者咸理。此順言成事之道也。名之其未當歟。循未當之名以責。必不可符之實。迴

犬如人。轉白成黑。求寶玉而得死鼠。獻山鷄以爲鳳凰。則班固所謂鈎鈇析亂而已。未足貴也。且倫理之

敷布於事物也。致廣大而盡精微矣。雖未有名。而其道固不可亡。道之不可亡。而又非一名之所能舉。取之

以名一科之學者。起於後之君子。前雖有其文。而義不若是其固且專也。禮樂記。樂者。通倫理者也。注。倫。猶類。與。今所謂倫理。學。微有不同。治此學者。其人相望於往昔。而命名無恒軌。厥初皆以適道砥行。源遠而未益歧。則揭藥一名

以自矜。曰道學。曰理學。曰心學。曰性學。合之曰心性學。以其代言之曰宋學。自媚嫉者指而斥之曰偽學。迄今而命曰倫理學。其實一道也。中國夷狄之所同也。古今之所不貳也。人與萬彙之所借由也。六家九流四教百氏之所無能逃也。然以其名之未定。巧者竊之。爲變易遷徙於其間。曰修身。曰道義。曰風教。曰行儀。曰道德。曰綱維。紛然並列。莫足以歸名。愈多而實愈隱。實愈隱而名益濬。不有正名之士。其何以矯當世而詔來學哉。夫正名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欲正倫理學之名者。其度凡八。而倫理之義惟一。所貴乎八度者。以爲一義之徵信乎天下。使悠久而無疆也。惟一者何也。曰倫者偶之異辭也。倫理者依偶而立。而人之治倫理學者。以心物之交爲斷。故言倫者。凡天下之事物。道器有相偶而存者。皆得而言之。治倫理學者。凡心物之交。求而能應。觸而有感者。皆得而治之。此非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也。請循其本。蓋先民之釋倫者衆矣。其說曰。倫者輩也。類也。列也。比也。伍也。等也。次也。序也。正也。紀也。義也。道也。理也。遵古之訓。以索倫之意。莫備於此。夫無偶何輩。無偶何類。無偶何列。無偶何比。無偶何等。何伍。何次。何序。而又何所紀。而正者所以正不正。正與不正。一偶也。義者求其免於不義。義與不義。亦偶也。惟道與理亦然。然則以倫爲偶者。殆古之人所共承矣。而謂治倫理學者之必斷於心物之交。何也。曰心者天君也。其大無外。而其小無內。微無不入。而廣無不包。人之所以應萬事理而不窮者。心而已矣。夫物交於心。則必求所以處之。不求所以處之。是絕物也。亦非所以自爲者也。既處之矣。使合其道。則行修而德歸。

使不合其道。則行毀而德離。而盈宇宙之間。皆物也。物有交於心者。有不交於心者。不交於心者。未嘗不自相爲倫也。然豈能外吾心而索之哉。交於心者。卽緣吾心以爲倫。雖欲趨而避之。末由矣。固不可以不慎處也。然處百物而合於道。處一物而不合。猶爲失道。而所處之物。不可以前定。不可以分拘。不可以數窮。不可以意逆。不可以例推。其來無方。故應之不可測。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若有真宰存焉。則名之曰倫。曰偶。曰心物之交耳。試以酌諸正名之度。而皆無疑。云正名之八度者。一曰立。二曰常。三曰賅。四曰通。五曰擇。六曰修。七曰權。八曰象。自一至八。惟倫理之誼。得以貫之。所謂立者。自無名而有名。始建立也。夫無名之際。已有道矣。已有物矣。已有事矣。夫必宇宙無一事。無一物。而後可以藏名於道之中。含光同塵。而無所見。然非四始以降之所能至也。有事物而無名。謂之荒。有名而未定。謂之亂。欲舉名而強空之。謂之妄。荒而闢之。亂而定之。使妄者不得行焉。斯謂之立名之立。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昔之聖人。其欲反諸無名之域者有矣。而有所不能者。誠不欲以致虛極。守靜篤。而轉流於妄也。是故以古史官之流。其旨在窈冥恍惚。合於大道。然老子謂道不可名。乃又云。強爲名之名之曰道。夫言道則已有名矣。使無道之名。則五千之文。可不作矣。且不可名者。亦不可以致其強。強而可名。以有名之質也。夫真憂者。雖笑不和。以其中之無樂也。真樂者。雖哭不哀。以其中之無苦也。無名者。倏焉而有名。有名而倏焉達於天下。孚於人人之心。而出諸其口。此何故哉。卽未發之中可見也。吾讀列禦寇之書。至秦人逢氏有子少。

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響香以爲朽。甘以爲苦。行非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而老聃以哀樂聲色臭味是非之無定名解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老子之意深遠矣。然如所託爲逢氏子者。烏得謂非妄人乎哉。老子愍天下之昏惑於哀樂聲色臭味是非之中。而欲獨闢一天於哀樂聲色臭味是非之外。故其於哀樂聲色臭味是非也。非徒欲變易其名已也。蓋欲舉而去之。非徒欲去其名已也。蓋欲并其實而空之。實空而名自去矣。故以天下爲大迷。而亦以逢氏子爲一身之迷。若逢氏子者。身旣迷矣。而又以其迷正天下。夫天下盡迷。然於其志意無傷也。逢氏子者。不足以正天下之迷。而又以一身之迷自傷其志意。使逢氏子召狗馬而人至。召人而虎豹至。求水而得火。求食而來土塊。適郢而北行。至於燕。涉江而東上於泰山。則其意志傷矣。故欲不傷其意志。莫如無所召。無所求。無所適。無所涉。事物無足以縈於吾旁者。此老子之所以淵然自喻者也。有所召。有所求。有所適。有所涉。而以一身見縈於事物之間。則莫若據天下已立之名。而共循之。不然。進退無所據。奮其私智。而欲別制事物之名。能非諸人而不能空諸我。如逢氏子者。烏得謂非妄人乎哉。於乎。大道之隱久矣。置以爲魚兔。而假名言爲筌蹄。昔人之恒言也。魚得兔獲。而筌蹄忘。聖者之深契也。然以得魚與兔之故。而轉咎筌蹄之無用。則失其情矣。矜己之有獲。而禁人之致力於筌蹄。則絕於衆矣。觀於信天。鳥名。一日信天翁。亦曰信天翁。而謂

魚可以緣木求。觀於宋人而謂兔可以守株得。則流於徼矣。皆非所以修道者也。且道亡而後智慧出。當名之未立也。人之智慧與禽獸若。無擇焉耳。禽獸之稱名。不若人之繁。名之繁簡。隨見聞之廣狹而為差。見廣聞多。而不知稱其名。則無以運心靈而措手足。心靈失運。手足無措。乃轉以痼其見聞而不得展。此禽獸之所以為禽獸也。作為事物之名。恍然自關一境。計之別之。慮之營之。接之構之。與心鬪之。夢與魂交之。覺與形開之。此人之所以出類而拔萃者也。今欲一蹴而致大道之域。而反一蹶以入禽獸之門。非大惑不解之人耶。禽獸所以不若人者。不以道體。而以智慧。其不若人之智慧。亦不以局部。而以通部。通都之智慧。以組織。而後成。無名實則組織之力。闕焉。故世界之可憐者。莫禽獸若也。是故大道不得不隱。則智慧不得不出。魚兔不得不求。則筌蹄不得不用。而名不得不立。名之立。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則名烏從生。曰名生於倫。豈徒名哉。天下之事物。道器莫非倫也。而假名以為貫。何者。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倫之大原也。無兩儀則無化。無化則無生。無生則無物。無物則無事。無事無物。則道無所寓。器無所寄。倫理於此絕矣。兩儀之所以周被於事務之間者。命曰陰陽。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由此而化之。復化之。其博不可以言語窮。其約則可以一名舉。體陰陽以求倫。而倫理之要得矣。且夫智之為言。知也。夫有知者。則必有所知者矣。故能與所相緣而智出。名之為言。命也。夫有命者。則必有受命者矣。故施與受相應。而名生。施受能所。互為陰陽。協之則倫也。故曰名生於倫。而貫於事物。道器之間。雖然。所貴於立名者。非欲其方成而即毀也。又非欲其既成而屢易也。惟其常也。所謂常者。亘古渾今而。

不。變。者。也。或。曰。老。子。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名。之。不。可。以。下。求。於。今。之。世。審。矣。論。者。將。何。述。焉。曰。老。子。之。所。謂。不。可。道。不。可。名。者。以。其。難。言。也。非。欲。舍。之。而。不。求。也。老。子。惡。天。下。治。術。者。之。無。常。而。欲。反。諸。常。名。常。道。之。中。而。又。恐。天。下。誤。執。其。不。常。者。以。爲。常。故。爲。明。辨。而。出。之。曰。可。道。可。名。者。皆。非。常。也。常。者。離。可。道。可。名。而。別。有。存。者。也。是。以。於。知。雄。守。雌。之。際。而。常。德。不。離。焉。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之。際。而。常。德。不。忒。且。能。足。焉。常。德。者。猶。常。名。常。道。也。之。三。語。者。後。世。陰。毒。險。狠。之。士。所。用。以。欺。詐。利。跂。殺。人。於。樽。俎。之。間。爲。世。之。所。詬。病。久。矣。然。其。不。悖。於。常。德。猶。如。此。故。常。德。之。無。乎。不。在。無。可。或。亡。若。是。其。昭。也。由。是。推。之。則。常。道。常。名。之。無。乎。不。在。無。可。或。亡。不。亦。若。是。其。昭。乎。且。老。子。又。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嗚。呼。彼。欺。詐。利。跂。之。士。挾。陰。毒。險。狠。之。心。以。臨。芸。芸。之。物。失。復。命。知。常。之。旨。亂。名。妄。作。而。終。抵。於。凶。者。多。矣。然。豈。老。子。之。罪。哉。彼。老。子。固。欲。以。其。常。者。率。天。下。而。我。謂。常。名。常。道。常。德。常。倫。一。也。世。俗。之。所。謂。倫。理。者。是。去。常。而。入。於。妄。者。也。三。綱。白虎通、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又有三族三黨諸稱。

說者不一。

五倫

始見孟子

六紀

白虎通、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

友。謂之六紀。又有六親。說者不一。

九族

始見虞書以親九族。說者不一。

後世更隨典律爲改移。

意者其非倫理

之。常。數。耶。何。其。增。飾。去。除。之。紛。紛。也。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孫。甥。舅。君。臣。夫。婦。朋。友。師。保。主。僕。婢。妾。意。者。其。非。倫。理。之。常。體。耶。何。其。遷。徙。生。滅。之。紛。紛。也。尊。卑。大。小。親。疏。遠。近。意。者。其。非。倫。理。之。常。分。耶。何。其。出。入。權。宜。之。紛。紛。也。然。則。孰。爲。常。數。孰。爲。常。體。孰。爲。常。分。曰。常。數。無。數。常。體。無。體。常。分。無。分。所。謂。無。數。無。分。無。

體者不可以先定故也。非無倫也。遇而成偶。而數在其中矣。偶各爲體。而體在其中矣。有體而用出焉。而分在其中矣。故曰。倫理猶常名。常道常德也。居至常之際。而應不常之物。當其物之未遇也。若無倫也。當其物之既遇也。卽有倫也。物有大小。而倫理隨之。爲大小。物有高下。而倫理隨之。爲高下。故謂倫理之存乎雌雄可也。存乎白黑可也。存乎榮辱可也。下而求諸螻蟻。穉穉屎溺之間可也。然執雌雄白黑榮辱。螻蟻穉穉屎溺。以爲倫理之常名。則聞鐘捫籥。以爲日者耳。然則至常之際。可得示乎。曰。何可得也。雖然。其所從墜之徑。固願舉之。夫倫之所由成者。以其有偶也。則偶者其自至常之數。而墜於不常者耶。偶必有所對。則相對者。其自至常之分。而墜於不常者耶。而皆發之以陰陽。則陰陽者。其自至常之體。而墜於不常者耶。復常體。自陰陽始。復常數。自偶始。復常分。自相對之道始。舍陰陽而言。父子女。兄弟姊妹。祖孫甥舅。君臣道。而拘墟於尊卑大小親疏遠近之間。是泥其分也。吾嘗謂倫之以父子女。兄弟姊妹。祖孫甥舅。君臣夫婦。朋友師保。主僕婢妾爲體。以三五六九爲數。以尊卑大小親疏遠近爲分。皆所謂應變而不可爲倫理之宗本。皆所謂轍迹而不可爲倫理之歸宿。倫而不得其宗本。非常也。而不得其歸宿。尤非常也。彼常倫者。固軼始於宗本。未生以前。而造成於歸宿。既定之後。而所謂應變與轍迹者。無不遷流於其中。因其體以爲體。乃至於體成而復毀之。而常體之居。猶故也。因其分以爲分。乃至於分定而旋易之。而常分之

行無貳也。因其數以爲數。乃至於數立而復增減之。而常數之存未更也。是故未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孫甥舅。君臣夫婦。朋友師保。主僕婢妾。三綱五倫。六紀九族。尊卑大小。親疏遠近。以前已有。未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孫甥舅。君臣夫婦。朋友師保。主僕婢妾。三綱五倫。六紀九族。尊卑大小。親疏遠近之倫。卽推而求之。未有人類之先。亦自有未有人類之倫。卽推而求之。未有天地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之時。亦自有未有天地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之倫。皆所謂常倫也。常倫如鑑。而世俗之所謂倫者如影。影來則鑑實。影去則鑑虛。影有去來。而鑑無虛實也。常倫如水。而世俗之所謂倫者如魚。魚游則水動。魚伏則水靜。魚有游伏。而水無動靜也。然影失鑑則不見。魚不得水則死。世俗之所謂倫者不依於常倫。則無所因。無所緣。無所得。無所成。無以爲體。無以爲分。無以爲數。遂終亡其倫。然則常倫之求其不可得已也。昭矣。而難者。且以爲迂闊無當於事情。欲因當世之所稱謂者。修明闡發。備一時之選擇。可謂陋儒曲士者也。且世俗之所謂倫者。其出於天歟。其成於人歟。其爲足法歟。其無足法也。其出於天也。天之所成。人不得而廢之。因之可也。其出於人也。昔之人可得而創之。卽後之人可得而改之。五帝之不同禮樂。三王之不同車服。可舉以徵也。其爲足法也。則今世爲太平大同之世。而吾人爲含和體純之人矣。其無足法也。處至亂之世。爲悲愁怨苦之人。俯首於暴政苛刑之下。循無足法之倫。曾不一動其心。物凋民敝。瘡痍困厄之狀。孰視之若無見也。轉徙流亡。朝暮不相保之境。躬值之而痛癢冷暖若無所知也。獨父孤兒。鰥

夫寡婦之窮而無告。漠然不之恤也。忠臣孝子義士烈女之蒙冤忍死而不知表也。嗟乎。嗟乎。人生不百年耳。受至難得之身。當至難處之世。雜報如家人。天如客。悲歡生死。我孰爲徒。吾亦一人之數耳。不植常倫以救大亂。我其何望於斯世哉。雖然。此非吾一人之私念也。自古倫理之變遷多矣。察其所以皆自學者導之。古之學者其亦有心於世道。然吾終慨其不能已。一朝之亂也。蓋倫之所以成爲天與人。其所以改廢殘絕亦惟天與人。父子兄弟天倫也。非人力所能爲也。然人有生而無兄弟者矣。天殘之也。有幼而無父老而無子者矣。非素無父子之倫也。然當其無父無子之時。則父子之倫無所憑依以行。此天絕之也。夫婦者人倫。而其所以成則天也。然人類之德有五種。非男不可爲父者。五種非男者。天變也。終身不得娶。非不欲娶也。天廢之也。有五種非女不可爲母者。五種非女者。鼓角螺紋脉也。終身不得嫁。非不欲嫁也。亦天廢之也。夫人因天地之道以建大倫。可謂順矣。而天猶斬而殘之。絕之廢之。天之不仁甚矣。夫天之不仁非人之所能爭也。然以不安於人心之故。猶必匡之以政事。濟之以德行。施之以醫藥。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民。魏無忌令於軍中。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而今世爲治德之學尤夥。此亦聊盡其心於萬一者耳。若夫既生爲人。出其智力以建人倫。而復縱恣睢。挾權勢以智凌愚。以強欺弱。以衆暴寡。此皆人羣之大愆。大道所不容也。然以不安於人心之故。改廢殘絕亦時而有。是故於一國之興亡。一身之遭遇。一教之儀則。一地之風俗。學術之多方。社會之異狀。奇境之偶值。靈覺之獨開。莫不變其思慮。改其瞻視。移其顏色。由

其步趨。或景之。或仰之。或指之。或摘之。或樂而循之。或苦而思遁之。遁之不得而反攻之。攻之不勝而竟死之。滔滔者往古來今而皆是也。是故一身心之倫理。或不同於家法之所流傳。家法之所流傳。或不容於鄉里之所熏習。鄉里之所熏習。或又非政令之所申明。於是倫理之行難矣。夫世俗之所爲。執未常之倫而闡明之不遺餘力者。寧非欲其行耶。然而異心之人。如此其衆也。事情之不洽。如此其甚也。範圍之曲成。如此其不易也。則其志已先荒矣。雖道之以威權。齊之以刑罰。然能存之於天地之內而已。亡之於匹夫匹婦之心。或由此而反。道之以威權。齊之以刑罰。徒能亡之於四海之中。而不足以迴庶女烈士之志。然則謂今之世。倫理之未定可也。未定而定之不可行。而行之則反於常而已矣。惟常故賅。賅者用一道於萬事。而無遺義者也。世俗之所謂倫理者。不賅甚矣。不賅故多遺。多遺而舉例以求之。然卒不中於道。以其未賅故也。因父子之倫而舉祖孫之倫以例之。舉甥舅之倫以例之。舉師弟之倫以例之。而不知其未中也。未足以賅。因兄弟之倫而舉姊妹之倫以例之。舉嫂叔之倫以例之。而不知其未中也。未足以賅。因朋友之倫而舉賓僚之倫以例之。而不知其未中也。未足以賅。因君臣之倫。其所例者多矣。而皆未中也。未足以賅。何以明其然耶。聞之於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子不可以爲父。尸。又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是故祖孫父子之間。居則異恩。死則異事。喪服則異等。此其不可相例者也。古者女生爲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六。從其母也。別爲十二

姓。以同母而同姓也。故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堯姓伊者。蓋兄弟得以姊妹之子爲後。而甥舅若父子。然而時變所至。男曰尊而女曰卑。屬姓之誼既易。而甥舅之分不親。渭陽之送。著於詩篇。然所見若此者。其亦罕矣。至於齊襄陰斃魯桓於車中。桓公之子弗能報也。國人譏之。爲作敝笱之詩。以爲忘親而事仇。夫父之仇不共戴天。而殺父者爲舅。舅之親幾與父同。而反以爲仇。倫理之紀蕩然矣。顧於此而畸重輕之端見焉。此父子甥舅之間。固有不可相例者也。若夫君子不教子。故易子而教之。畏責善耳。而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此父子君臣師弟之間。各有不可相例者也。兄弟者。分形而共氣者也。姊妹者。亦分形而共氣者也。然而以有男女之別也。故兄弟之情。惟恐其不親。而姊妹之禮。惟患其不嚴。詩曰。爾酒既旨。爾殽既佳。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葛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言兄弟之宜親也。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嗽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言男女之當嚴也。斯則兄弟姊妹嫂叔之間。各有不可相例者矣。朋友之誼。於古爲敦。聲應氣求。各以類致。此其善也。然末世之交。非由投分。豈欲墮之。勢不免焉。是以孝標作論。闡其五流。以予所察。復倍於此。至乃筆硯之偶同。朝位之相若。功名出於一途。執事比於

一業。或同宿於桑下。而有片言之雅。或共遭於萍末。而有杯酒之歡。絕之有所不能。全之有所不及。一類之中。紛紜若此。況若君臣之名。殊於天澤。談者戒心。若逢兕虎。而申無字爲之說。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然則王公大夫士阜與僚隸臺僕圉牧之間。其皆可以君臣之道例之歟。夫自其等愈多。而君臣之界益遠。君益尊而臣益卑。而其不可以相例也。益甚。後世十族之誅。五刑之具。刀鋸炮烙。惟其威福。豈帝王以下。所能偶假以自治其屬者哉。故因君臣之倫。其所例者。雖多。而皆未中也。嗚呼。由上所舉。皆前人既載之詞。舉目可徵之事。非我本心所欲執也。夫我者。固欲盡釋一切支離破瑣之名。而欲歸諸常。而何愛於膠膠擾擾者歟。然以一名之未賅。不惜牽合而附會之。則必有拘墟之士。起而爲畫疆表畝之智者。此事情所必至也。拘墟之則我不敢附會之。則我不能不附會而用拘墟。則必因一人以建一倫。一人之倫。又因一事而輒有異。如是則萬猶不足。況云五乎。不拘墟而用附會。則父子可爲君臣。君臣可爲朋友。朋友可爲兄弟。雖去四倫而任用一倫可矣。何事於有五乎。夫以形迹之偶似者。而舉以爲例。則所謂萬物皆一者也。以形迹之偶異者。而遽絕其例。則所謂肝膽胡越者也。倫理之一氣。以相貫注。而條布於萬彙。言同則何不同。言異則又何不異。要不可以後起之名亂之耳。執其本則賅矣。

倫理之舉例。亦因時勢而爲變易。古者以官爲師。故君師並舉。後世則不然。後世以君父並舉。古籍所罕有也。父之與母。一耳。然上古以姓屬母。後世以屬之父。蓋以男女權力之屈伸爲斷。此又所宜講也。余謂君父不當同而同者也。父與母。

不當異而異者也。父之親屬與母之親屬。宜同而妄異者也。姊妹兄弟。恩同而跡有不同者。也。繼母慈母。嗣母之於所生。親恩之厚薄。以爲衡者也。朋友之間。所宜別白以出之者尤多。 賅哉賅哉。夫賅則未有

不常者也。而常亦未有不賅者也。雖然。居今之世。執我之一名。以施諸天下。曰。此正名也。不若是者。不足以爲正。天下之人。其智慧不能齊。而苟得一義。而推之。強人之同。以力訐其異。孰不如我。使羣執一名。以強諸我。亦曰。此正名也。不若是者。不足以爲正。則正不正之辨。蠶起矣。固其辨。膠其守。執之甚固。鑿之而不破。動之而愈出。觸偶不侔。至於沒齒。而爭方未已。彼固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是固一無窮也。非亦一無窮也。名之正不正。且莫能決之。而何有於常。而何有於賅。故賅與常。不可以遽求。毋寧姑舍之。而求其通。通者。所以常。所以賅之先路也。夫天下無不可通之名。而名之所以不通者。境之域也。時之制也。內外之隔也。上下之嚴也。耳目口鼻之覺異也。心思之多殊也。此六事者。幾盡之矣。是故倫理之不能通。未有甚於此時。姑舍其道。而惟其名。其不能通。亦未有甚於此時也。是故東海之聖。必不可西行。而述文武章甫之士。必不能南下。而化裸壤。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至若異國不同文。殊方不同語。語音既異。文字又殊。命名之符。有甚難者。名之不通。固宜。亦何足怪。抑此亦弗思而已矣。夫境之所域。由於近遠。近遠之間。間不容髮。至遠莫如天地。而宇中六指。積而爲極。陸而資車。水而資舟。馳運往來。曾無斷絕。雖千萬里。秒忽所成。邦國之界。亦不過是。秒忽既同。萬里非異。境之域者。可溝而通也。時之所制。不過古今。日暮寒暑。累而爲年。運轉密移。智者所不能覺。故人自十年視一歲。猶昨日也。

自二十年視十年猶一夕也。自今日而觀上古猶轉瞬也。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而黃帝書言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夏革答殷湯以爲古初無物。今惡得物。楊朱答孟孫陽以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然則古今之制可約以通也。夫至小無內。至大無外。天地大矣。而猶有外。則非至大也。微塵小矣。而猶有內。則非至小也。以天地視無際。則猶爲內。以微塵視小。莊子天下篇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則猶爲外。內外之間。有相屬無相隔。有相比無相絕。比之屬之。若無異致焉。故內外可通也。人莫尊於帝王。而王者稱天以治。以帝王視天。則反卑矣。莫賤於僕御。而叱馬使犬。若固有之。以僕御視犬馬。則反尊矣。尊卑無恒。有相比無相絕。有相屬無相隔。比之屬之。若無異致焉。故上下可通也。心同理同。學者之恒言也。故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孟子亦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言耳目口鼻心思之可通也。夫天之降才。本無或殊。然陷溺既深。心各如面。今世之人。其所悅之皆爲理義與否。蓋難言矣。其口之所嗜皆爲芻豢與否。又難言矣。抑我謂較別生於情識。非其始具之本能也。夫目能見色。耳能聽聲。口

能嘗味。鼻能覺臭。此所謂本能。人之所同。雖下求之於禽獸。有其臭。即有其覺。蓋亦無不同也。若同見一色。而或以爲美。或以爲惡。則意也。非目也。目能見。而無較別之意。意有較別。因而亂目之見。以意之不同。而執以目爲有異。則誣矣。惟耳與口鼻亦然。不若是者。非聖人之視聽。不以耳目。或以耳視。以目聽。則所謂支舌。視肉。形天。支舌。國名。一人二舌。能爲二音。視肉。聚肉。爲眼。而無腸胃。形天。開口而乳目。一則神之至。而一則妖之極也。夫聖人之以耳視。

以目聽。或視聽不以耳目者。蓋廢戶牖而以内照。其與以意亂見。雖有高下之異。而非耳目之本能。則一也。支舌。視肉。形天者。與人之形雖異。而其有舌。有口。有目。則同。舌卒以嘗。口卒以言。目卒以視。則其本能猶未失也。故耳目口鼻之必可通。無間然矣。若夫意屬於心。而能亂物。以致有異。則心思之際。若可議矣。然而中於先入。感於偶遇。皆非至誠之心。所謂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者也。夫水遇火則沸。遇土則壅。澄之則清。攪之則濁。非本有沸與壅之性存也。又非清濁之本異也。渾然兼具之矣。人心之無所不包。亦渾然而兼具。以我之渾然。與人之渾然。較無不同也。取我之半。以較人之半。則皆異也。然或易地以處之。則異者未必其非同。程顥曰。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然言矣。然我謂豈惟公哉。人各私其私。其所私者亦無不同。特形迹有異耳。使以我爲人。有自惡其私者矣。有竊人之私者矣。故天理人欲。俱含於一心之中。天理既無不同。人欲亦非有異。故心思之必可通。無間然也。嗚呼。所患於名之不能通者。以六者之不能通故也。境關時約。內外上下不相隔。耳目口鼻之覺無異。心思則皆同。果能此。

道矣。天下之車未有不軌。書未有不文。而行未有不倫者也。何名字不通之爲患乎。故莊周爲之論曰。舉建與稷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不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無毀。復通於一。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於乎。我安得夫。達道適德之人。與之共言通哉。或曰。自通而賅。賅而常。斯則高矣美矣。儼若登天然。今方及其階。案而察之道。判而名散。當其散也。孰從。曰。擇之而已矣。孰擇焉。曰。荀卿有言。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曲期謂委曲期會之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吾其以倫理爲散名哉。則諸夏之成俗有徵矣。抑我國之言倫理者。依偶而立。而人之治倫理學者。以心物之交爲斷。道生而名立。歟。名立而道生。歟。其所以融沍貫紐者。誠不可以他名易之。使偶之義無所憑依以存。此所謂委曲期會者也。且楊雄亦有言。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吾。請益其言曰。名雖曲而通諸心。則由諸夫。使名之立。出於聖人而未安於吾心。違之可也。吾心安矣。雖使聖人復起而不之易可也。今不去其故。因而命之曰。倫也。倫也。諸夏之成俗也。釋其誼爲偶。謂天下之事物。道器有相倫而存者。皆得而治之。吾心之所安也。不離於俗而安於心。此又所謂委曲期會者也。或曰。人各有心。各擇爲名。皆自用之。皆不能使人從。可以期於通歟。曰。是不然。夫所謂心者。本心也。正心也。誠心也。盡心也。本心者。無妄見。正心者。無偏執。誠心者。無變慮。

盡心者無餘德。德無餘矣。慮無變矣。執無偏矣。見不妄矣。天地位其中。萬物育其間。我之心。卽人之心也。我之擇。猶人之擇也。今雖不可望已。然豈與意必固我者同乎哉。又豈於冥頑愚惑者同乎哉。無意必固我。則虛靈以接物。非愚惑冥頑。則研極以進智。夫世之人。交於物而遽喪其操者有矣。進於智則轉疑其舊者亦有矣。此其心皆未正也。皆未誠也。皆未足以知本也。進於智而不疑其舊。交於物而不喪其操。則庶正矣。庶誠矣。由此而盡之。以游於本。馳大區而無迹。體衆妙而貫之。乃達道適德之通也。且心豈有二哉。自妄者執非心以爲心。而心體以歧。心體之歧也。豈徒人我之際耶。我之與我。一心之中。起而旋滅。顯而時隱。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然。後或否之。已紛紛而不知所擇矣。是故上下左右。遠近前後。所愛與惡。所樂與哀。諸事因對生障。確有境界。參觀體大學正心。時中。庸所惡於上。無以便下章。當自得之。時異而異。事變而變。各有一我。各有一我之心。心各有物。物各有名。而我不可定。心亦無定。心不可定。乃無定物。亦無定名。而推諸人。亦各有我。亦各有心。心之名物。紛紜皆然。則擇之於我。既不可。擇之於人。亦不可。無所擇而妄執之。既不可。有所擇而執之。又終妄焉。人我之心。無可執者。則名字從此荒矣。推諸事物。道器則亦從此荒矣。然吾謂天地之生。道實宰之。事物之理。心實具之。雖冲漠之無朕。而萬象森然。陰霾之浮空。而光華忽露。當其露也。有聖者起。循其端而持之。端卽所露之端。不循而持之。則處隱矣。人人皆有本心。皆有此端。夜氣良知。是其體也。反省內觀。是其用也。紛者以理塞者以通。此誠造化之奧旨。學者之妙用也。降思其次。則惟擇之於我。而姑舍諸人。求之於內。而且遺諸外。此致曲有誠之道。

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夫致曲而至於能化，尙矣。然當其始，致擇善固執，凡人之所能耳。焉知其爲善而擇之，焉知其可執而固焉？則必有道。是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其目也。弗能而弗措焉，弗知而弗措焉，弗得而弗措焉，弗明而弗措焉，弗篤而弗措焉，則其功也。設曰：如彼用功如此，雖致自曲，後必有誠矣。吾嘗謂一人之心，天理人欲並出而俱舍，而天理即可於人欲求之。今之人所思而行焉者，皆人欲也。惟其爲人欲也，故不正、不誠、不盡、不反於本，亦惟其爲人欲也，故有爭、有悔、有訟、有忤。夫既爭矣，則必有是非；既悔矣，則必有得失；既訟矣，則必有曲直；既忤矣，則必有勝負。其卒也，則必有所折衷。折衷於其是者，得者直者勝者，天理從此出矣。則人欲亦天理矣。正人欲以復天理，正己以公天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擇之於我，求之於內，此致曲有誠之道也。於乎！天下大矣，而我居其間，小已。人心多矣，而我有其一，狹已。然推其所爲，天地之塞我其體，天地之帥我其性，我卽天地也。天地卽心也。何大小廣狹之足言？不然，我以誠推之人，以不誠應之，罪固在人矣。士君子特立獨行，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名字之爭執，又奚足論哉？故惟我心之所安，擇而從焉，不從古人之言，不遵後王之制，不移於洶洶之口，不受於汶汶之物，無行而不與此心者，是我也。或曰：擇之義，則旣聞命矣。何謂修？何謂權？曰：修與權皆所舉以爲擇心之度者也。擇心之方不止二，而二者之用於正名之誼，獨切。修者潤色而增飾之，令無楛劣之憂，以致擇格。

之患也。昔魯子同生。桓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夫一人之名。累於不修。而廢事之多。若此。況殖學而名之。欲提要以鈎玄者。惟樞劣之。是因。而擇格之不顧。其廢道不愈甚乎。善哉。劉孔昭之言曰：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忤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之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偶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螭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鵲者。以爲有爵位之榮。然見螭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軻。亭名柏人。漢祖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螭鵲之徵。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飢。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歐。盜持衣出。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歐。歐噉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於乎。此所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者矣。吾嘗以爲倫理之學。經

綸天下。得其枝節。皆足以進善遷惡。敷教化而致治平。然及其弊也。尾大不掉。枝巨於股。其捍格之患。不可勝言也。自宋人崇道統之說。自任以斯道之重。下地上天。纍纍獨轉。挺類自尊。目空餘子。後之人亦以斯道歸之。而偶治其言。謂之宋學。禹步舜趨。守矩度而莫敢越。於是古今皆無學。宋人獨有學。古今皆無事。宋人獨有事。納吾身於一代之中。習其顰而效其步。而不知已喪其故矣。又況修身之名。本於小戴禮記。溯其語與格物致知。意誠正心並舉。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辨等級。明序列。示不躐等而已。夫天下未有不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可言修身者。而修身之義。又未有不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苟無天下矣。身於何有。有天下矣。而身居其間焉。能遁之無所遁。而由其道治平。其正路也。然自有修身之名。割疆自封。若鼃處井。於是天下皆無學。吾身獨有學。天下皆無事。吾身獨有事。離吾身於天下之外。絕其羣而負其類。至於辟兄離母。逐妻棄子。而不之恤。而不知亦亡其身矣。抑我又竊疑於上失其道。姦臣竊國靈。肆暴飾非。厚誣君子。指爲邪說。命以僞學。後世寃之。然敘述黨禍。動以僞稱。父詔兄誡。猶然不知非。夫彼竊國靈者。論則賤之行。則下之。而今治學術者。實欲尊之名。則仍之。無乃與盜泉之類同乎。最厭大凡。其害如此。餘說紛紜。等諸自餽。故求名之修。必因倫理之名。以爲斷。非得已也。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行權之難。昭然矣。物皆然而名亦如之。蓋尹文子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

也。林損曰。名之於實也。有必可循者。有必不可循者。彼善而我稱之。彼惡而我絀之。此名實之必可循者也。我善而自稱焉。則疑於炫矣。我惡而自絀焉。則可以不惡矣。此名實之必不可循者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待人以約。則善人斯多。從卑以求尊也。責己以周。則惡行不至。本尊以處卑也。本尊以處卑者。名實之循不由己。藉外論之而定。莊子曰。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惟謙退之道。抑亦人情之變也。是故黃公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昧然娶其姊。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耳。於是爭禮其次。亦國色也。夫黃公非獨謙也。使黃公日譽其子於人之側。人其信之哉。且天下之名。莫惡於不孝。不肖死罪。而稱謂之間。常以自命。非徒謙者有是德也。雖傲如丹朱。隨衆人之後。致其辭令。未有不然者矣。及人以不孝不肖死罪之名加之。則攘臂而起爭。非獨傲者不肯居也。雖持後如老聃。苟有違患之意。則必思去之矣。然則名實之離。人事之微權也。世俗之言倫理者。動言子臣弟友之責萃於一身。夫一人之身而有四名。何也。則依偶而立者耳。夫依偶而立者。失偶則亡。故四名之於身。錯而行焉。代而明焉。不能一時而皆存。亦不能一時而並失。而名變則分。變分則體變。體變則處之之道變。故當其爲子也。有子之道而已。若臣若弟若友之道。非所用也。其形貌。子之形貌也。其言語。子之言語也。其步趨。子之步趨也。誠於中而著於外。誠不可以他道亂之。而及其爲臣爲弟爲友之時亦然。皆權也。雖然。言子臣弟友矣。

不有爲之父兄長上者乎。父兄長上，厥初非猶是子臣弟友之身乎。爲父兄長上者，其可以無道乎。由世俗之論，四者之外，不又有夫婦之倫乎。處之其可無道乎。五者之外，憧憧往來，與我相接，其皆無名分之行於其間乎。不又有稱謂之道者乎。夫自小儒鄙生，竄易聖道，昌言名教，抑弱扶強，慘酷幾無人理。而所謂綱常道義者，僅以爲卑者弱者之桎梏。言人之一身有子臣弟友之責者，爲子臣弟友則有道，爲父兄長上則可以無道也。不舉夫婦之倫也。其道僅屬於男子，而夫爲妻綱，又可以無道者。夫道之有無，不可以上下男女言也。惟處之之有變，故在君爲仁，在臣爲忠，在父爲慈，在子爲孝，在兄爲愛，在弟爲敬，在夫爲義，在婦爲貞，在朋友爲信，皆此道也。其所用心一也。分一道爲七名者，權也。權所以適道而非所以去道。而小儒鄙生之論，必守其偏而遺其中，責其下而縱其上，彼豈尊其上歟。夫使上無道而尊之，彼誠何心也。尊之而歸以無道之名，賢者不屑受也。豈卑其下歟。處卑而能有道，則必賢者矣。賢而卑之，猶玉石之同糝，草木之倒植也。豈以在上者爲必無過歟。夫父母之於子女，慈多而恩勝，其過也恒毗於陽，一朝而反之，且猶有殷高宗晉獻公楚平王之事。至於暴君嬌兄淫夫之行，史不絕書，啜菽哺糟，助彼張目，滋惡長奸，抑亦甚矣。豈以下者爲必循其說而弗叛歟。夫循牆而立，擇地而蹈，斯皆善良怯懦之民也。其或決藩而出，破車以奔，求一日之快而忘數千年之訓，蓋有之矣。雖有隄防九仞，無所用之，而徒以維繫既良既善之民，夫良善又安事於維繫哉。故曰：其所謂綱常道義者，僅以爲卑者弱者之桎梏，此不知權。

之患也。知子之當孝。不知父之當慈。而不知不慈於其子者。亦必不能孝其父也。知臣之宜忠。不知君之宜仁。而不知不仁於其下者。亦必不能忠其上。也。知婦之宜貞。不知夫之當義。而不知貞義之故。非有二端。易位則皆然也。兄弟朋友。壹是皆以斯義爲本而行。權之道可深思矣。

人之操行。有兩得者。有兩失者。有偏至者。上孝其父。忠其君。下慈其

子。仁其屬。此兩得也。數中和者。有之。孝而不慈。忠而不仁。不孝而慈。不忠而仁。皆偏至也。不慈者。居之上。不能忠。孝。下不能慈。仁。此兩失也。惟小人之尤爲然。宋儒以偏至立教。而其弊恆流於兩失。二者蓋相因而至。必然之勢也。○偏至又有

偏善偏惡之別。偏善者。躬偏於善。而以人之中道爲未至。偏惡者。躬偏於惡。而以人之小惡爲未盡。如好施者。以儉爲吝。好勇者。以謹爲怯。孝者。以天下之人。子皆未若己之孝。因而酷責其子。忠者。以天下之人。臣皆未若己之忠。因而虐使其

人。爲不好施。好勇。忠。孝。皆善也。以儉爲吝。以謹爲怯。而酷少恩。皆己之惡也。又以責其子。則偏惡也。惡而偏之。則惡彌甚矣。宋

儒好言窮理盡性。陳義甚高。而動以名分繫之。於是權宜變通之道。闕而理不可得。窮性不可得。盡善其可窮。可盡者。皆拘泥之跡。非神化之象也。且仁慈忠孝。一道數名。執本以觀。無所不通。自宋儒處之。則曰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君言仁。

與臣言忠。彼以名分行。權宜而不能融。名分因人設教。對病發藥。爲權宜變通之術矣。不知權宜若此。支離愈甚。溝通愈難。障蔽愈深。彼以名分行。權宜而不能融。名分因人設教。對病發藥。爲權宜變通之術矣。不知權宜若此。支離愈甚。溝通愈難。

之。至不以慈其子。而歸實於其父。曰。吾之於子。若此。其慈也。而父之於我。其慈不若此也。則教之慈者。與父言慈善矣。偏者得之。不以慈其子。而歸實於其父。曰。吾之於子。若此。其慈也。而父之於我。其慈不若此也。則教之慈者。與父言慈善矣。偏者得

者。乃適致之於不慈也。與君言仁。與臣言忠。偏者得之。反其道而用之。亦莫不然。則教化之術窮矣。嗟乎。以偏至之人。挾

不怨之心。假借聖賢文過無已。雖有惠施之辨。將奈之何哉。既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君子哀之辨。故萃於一身者。非特子臣弟友之責也。父兄長上之責。舍此身

焉。亦將無以寓之。何者。名存則道然也。於乎。人皆有名。名之外。又有字。有號。有諡。亦已多矣。名字諡號之

外。又有代名。代名者。人皆可以自指。亦皆可以指人。然一人也。自己言之曰我。自人言之曰爾。汝。自他人

泛論及之曰彼。隨所指而易名。則名又益多矣。而又有稱謂之名。因人而施。因施而受。一身之名。將不可

勝載矣。夫稱謂之名。皆倫理也。我與人不相際。何稱謂歟。相際而無倫理。稱謂之道。將何據歟。然此皆名之權。非名之實也。權有變而實不變。權有萬而實無二。故自其實言之。則我非我也。非汝也。非彼也。非父兄長上也。非可遽命以子臣弟友也。又非其他稱謂之名所能假也。而自其權言之。則我固我也。人之爾汝亦我也。彼亦我也。吾父之子。吾子之父。吾兄之弟。吾弟之兄。吾友之所友。以迄其他。與我相周旋而稱謂者。皆我也。夫我一身之名。其繁若此。則真我其幾喪矣。然人生而有倫。有倫則有分。有分則有名。不可去也。不可膠也。於乎。此其所謂行權之難者乎。

劉調父論名理云。近漢羅先生會講。有僧在座。近漢問之曰。儒者言心問云。汝居家時。令夫人作何稱謂。曰。稱相公。曰。父母云何。曰。稱名。曰。為諸生時。廣文云何。曰。稱字。僧大厚向近漢云。汝乃有許多名色。近漢恍然下拜。丘汝止述之。調父曰。夫紛紛名號。由人所稱。信矣。然令夫人呼先生名。太公稱先生號。先生能安之耶。以斯

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探之則漠然而無。達之則森然而有。強有其所無。命之曰鑿。強無其所。命之曰滅。鑿與滅皆不可以為道。予謂探之則漠然而無。言其不可膠也。權之隱也。達之則森然而有。言其不可去也。權之用也。二語深識行權之妙。○曹煜與鄒乾一書云。天地一戲場耳。人生碌碌。其妍其媸。富場若不自知。旁觀能無感慨。弟至今年九月始在婁六年。以目下計。僅五年半也。而迎送州牧者。七人矣。一人進。一人出。鑼鼓喧而息。息而喧。分明與扮戲無二。但妍者自妍。媸者自媸。歷歷思之。有如昨日。因思人生在世。亦猶是也。為聖為賢。為愚為不肖。總是過眼光陰。徒留好名惡名於後世耳。然則為官必為好官。為人必為好人。戲場面孔。亦須好看。淨丑技倆。亦止俄頃。豈能長久作此醜態耶。此語似是而非。優人扮戲。吾儕臨事。權也。然其所以好名惡名之留。於後世而已。若僅如所言。則皆好名者。不自好者。皆可蕩軼而出。天下。尚何善人之好。好看而已。又非徒以好名惡名之留。於後世而已。若僅如所言。則皆好名者。不自好者。皆可蕩軼而出。天下。尚何善人之

業之有。況使優人扮戲時。自苦煩擾。忽發一念。此非真我。我何為而篤於此。質然釋裝而下。則不惟失演戲之情。亦並失其業矣。人之臨事。亦如優人之時。發念。滯於空幻。一切荒而不舉。不惟失一事之情。亦並不可以為人矣。然則常道常德。即具於知常之中。以行權之意。治其事。不知權者。以知常之德行其權。乃善於行權者也。

或曰。既修矣。既權矣。又何加焉。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以見

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倫理者。因象以立名者也。其未有象也。幽約而不可見。

者。即具於知常之中。以行權之意。治其事。不知權者。以知常之德行其權。乃善於行權者也。

或曰。既修矣。既權矣。又何加焉。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以見

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倫理者。因象以立名者也。其未有象也。幽約而不可見。

其既有象也。數布而若可數。其可數者。又不可去。不可膠推移於權之中。而卒不離於象之用。所謂象者。何也。王弼曰。象以出意。言以明象。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封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植。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達哉弼乎。可謂知象者矣。夫尋象以觀意。與循名以知倫。其揆一也。然我謂苟得其意。寧必忘其象。苟知其象。寧必滯其名。名不滯其名者。亦非必其廢也。任之而已矣。不忘其象者。亦非必其存也。任之而已矣。無廢無滯。斯謂道化。若存若亡。斯謂要妙。試與徵之。於李夢陽之說。與章學誠之言。因周易之旨。以聖倫理之誼焉。李夢陽之說曰。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象。夫懸一倫理之名。則名已立矣。而且釋之以偶。

變其名曰兩儀。曰陰陽。曰心物之交。愚者驚焉。以爲紛然無所操也。智者見之。知倫之與偶。偶之與兩儀。兩儀之與陰陽。陰陽與心物之交。一也。皆象也。懸一以會萬者也。約而謂之陰陽。散而謂之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孫甥舅君臣夫婦朋友師保主僕婢妾暨其他種種稱謂之名。皆體之象也。懸一以會萬者也。簡之曰偶。繁之則曰三綱五倫六紀九族。皆數之象也。懸一以會萬者也。尊卑大小親疏遠近。觀其所竟。以相對而成。皆分之象也。懸一以會萬者也。夫懸一以會萬者。我之所以告於世也。合萬以會一者。我之所以矯於世也。世俗之言。倫者驚其萬而失其一。既失其一。則萬猶未足以窮之。苟知其一。雖億兆可得。而包舉也。要其道。不出於象。若夫章學誠之言。則又有至者。學誠曰。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略中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又曰。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圓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事之接構。而乘於陰陽之倚伏。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卽天地自然之象也。嗚呼。倫理之象。其包舉之廣。與易同由。學誠之治易以治倫理。則所謂天地之自然。與人心之營構。朱紫之際。幾相亂矣。世俗之所謂倫理者。有體可求。有數可指。有分可言。多載於往籍。而敷陳於成事於天地自然之象。爲近。

而人則役五行者不異於我。以我爲我。故不能斡旋於我之外。以天地爲我。則無不能。操攝於我之芥內也。非幻論極精也。蓋人以我爲我。而重人以天地爲我。以我爲我。故不能斡旋於我之外。以天地爲我。則無不能。操攝於我之芥內也。非幻論極精也。所謂識之爲我者。卽章季誠所謂累於天地之間。而受陰陽之消息者也。雖然。人心之靈無極。所知非魔。世固有以之術。役五行。而造實境者。役五行。似矣。然五行之中。安知非幻。不造夢境。而造實境。精矣。然實境之間。安知非魔。世固有以之術。役五行。而造實境者。然。祇名幻師。不名至人。又固有當暑而顛。方冬而汗者。然祇名爲病。不名爲道。是知陳先生所言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聞耳之所不聞。見目之所不見。達思想界之所不及。皆爲幻色。幻聲。幻思。而無疑。眞妙論也。吾故曰。倫者。偶之異辭也。倫理者。依偶而立。而人之治倫理學者。以心物之交爲斷。試以酌諸正名之度。而皆無疑也。

疑也。
正名八度

(本篇未完)



兒童讀物

下列各種讀物文字自然圖畫活潑程度深淺適宜兒童閱讀趣味橫生

| | | | | | | |
|----------|---------|---------|---------|---------|----------|----------|
| 兒童文學叢書 | 兒童常識叢書 | 兒童藝術叢書 | 兒童百科叢書 | 兒童叢書 | 兒童叢畫 | 我的書 |
| 共已出六十八冊種 | 共已出十二冊種 | 共已出八五冊種 | 共已出二二冊種 | 共已出八七冊種 | 共已出三十一冊種 | 共已出二十三冊種 |

另有兒童書目函索即寄

小朋友週刊

民國十五年五月一號

這種週刊，是兒童們一種最相宜的課外讀物。一方面可以引起兒童讀書的興趣，一方面又可提高兒童讀書的能力。並且除開可欣賞的文學材料以外，還有許多灌輸知識和練習藝術的材料。

每星期一冊星期四出版

原定價 每冊六分

半價 祇收三分

預定今年五十二冊（本國郵費在內）

祇收一元五角六分

預定半年二十六冊（本國郵費在內）

祇收七角八分

中華書局發行

信與疑

〔真偽善惡美醜之關係〕

景昌極

世俗謂否認曰不信，謂不信曰懷疑，因謂否認曰懷疑，夫謂不信曰懷疑，猶可。謂否認曰懷疑，則不可。今世驚新之士，恆喜斥篤舊者以迷信，而自號曰懷疑。夷考其實，則篤舊者惟信舊而不信新，驚新者亦惟信新而不信舊，決然相持，曾無猶豫，自反之態。迷與不迷，均之信耳。烏睹其所謂疑，必以驚新者爲懷疑，其有徬徨於新舊之間而莫決所適者，又將何以名之。

請爲之說曰：人而對於一事一理，決然認爲可者，斯曰信，決然認爲不可者，斯曰不信。徘徊於可否之間而莫決者，斯曰疑。信與不信之於疑，蓋由此端彼端之於中間。此端與彼端相對，合兩端然後與中間相對。信與不信相對，合信與不信然後與疑相對。

同一事理，吾決然信其可，卽決然不信其不可，決然信其不可，卽決然不信其可。信與不信，因可否而異，而其決然之態度，則同。斯則信與不信，均可謂之信，亦猶可決否決，均可謂之決。此端彼端，均可謂之端矣。

由是當知，信與不信，似異而實同，疑與不信，似同而實異。人而對於一事一理，有決然之態度者，無論可否，皆謂之信。反是者，謂之疑。其在心理學，謂爲二種心理狀態。其在佛法，謂爲二種心所有法，或曰心所。

復次。世俗又謂深信而不疑者曰篤信。否則謂之將信將疑。是亦足以淆疑信之實。不可不辨。信實無淺深。而疑則有所偏向。正名定義。必篤信而不疑。然後可謂之信。否則均謂之疑。將信將疑。正吾所謂疑。此猶近端之處。人亦每謂之端。正名定義。則必兩極端。然後可謂之端。其餘均謂之中間也。懷疑之際。或偏向於信。或偏向於不信。亦猶所謂中間者。或近於此端。或近於彼端也。

其有始信而終疑者。則以終疑之有無。定始信之深淺。亦世俗之所共知也。如二加二等於四。世人對之。終無有疑。亦不能有疑。則其信深。昔信有上帝。而今則疑之。則其信淺。此亦似是而實非也。當其始尙未有疑時。其篤信上帝。與二加二等於四。何異。及其自知上帝之可信。不若二加二等於四之可信。已爲由信而入疑矣。論理學中有必然實然蓋然三種心懸之分。必然如對於數學上之理論。實然如對於自然科學上之事。蓋然如對於各種推測。惟此中必然者。人不必信。如不明數學者。對於數學上之結論。亦每致疑是。蓋然者。人亦不必疑。如教士篤信其宗。教上之推測。而不疑是。實然者。同此。要之一時中疑信不並立。既有疑。則不得謂之信。未有疑。則無所謂深淺。

疑信之名既正。請進論其真僞善惡之辨。

一 真僞問題

(一)「信」有真僞。其真其僞。以是否與事實相應爲判。如古人信日繞地球則僞。哥白尼信地球繞

日則真。此不煩言而辨者。真僞之標準。可參拙著佛法淺釋導言章。見本誌第二十九期。

(二)「疑」無真偽然以其有所偏向故則亦每以其所偏向之真偽爲真偽如屈原天問云「太古之初孰傳道之」其意偏向於以太古之事爲僞若世俗所傳太古之事而果僞也則其疑可假名曰真否則其疑可假名爲僞司馬遷伯夷列傳云「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其意偏向於以天道爲非若天道而果非也則其疑可假名爲真否則可假名爲僞

一善惡問題

(一)疑與信無關於人己之苦樂利害者無所謂善惡如此人信千百年後某恆星將裂而彼人疑之是然實際上純然不與苦樂利害相連之疑與信殆鮮前人有以疑神之存在爲大惡者蓋其心中無所喪失尙何惡之足云

己之幸福耳若果無所犯觸無所喪失尙何惡之足云

(二)疑與信惟關於一己之苦樂利害而無與於他人者則自「以自利爲本之道德家」觀之已有所謂善惡問題致樂利者爲善反是則爲惡然自「以利他或兩利爲本之道德家」觀之此惟有苦樂利害問題而已尙無所謂善惡問題前種道德觀之不可通以及善惡之正歸等問題可參拙著評進化論篇見本誌第三十八期如樂天者信天道而樂窮愁者疑之而悲是然人類社會關係綦切苦樂相感利害相銜故實際上己之苦樂利害純然無與於他人者殆鮮

按美術以美醜爲衡美醜者好惡苦樂之別名惟係於己不及他人者也一涉及他人則由美醜問題轉爲善惡問題後論

文章段當重論

(三)疑與信發而爲言行影響及于人已之苦樂利害者則有所謂善惡利他或兩利者爲善害他或兩害者爲惡如堯信舜疑丹朱而天下受其利夫差信太宰嚭疑伍子胥而吳國受其害是後當詳論姑止於此

三真偽與善惡之關係問題

美醜與善惡之關係做此

(一)若無其他苦樂利害相伴而生則真者可名爲善偽者可名爲惡以人皆好真而惡偽故前謂實際上純然不與苦樂利害相連之疑與信殆鮮卽指此言如云「此人信千百年後某恆星將裂而彼人疑之」至千百年後而某恆星果裂吾人未始不可謂此人善於彼人然以其關係人己之苦樂利害甚鮮故雖謂之無善惡亦可

(二)若有其他關係人己之苦樂利害相伴而生則真者不必爲善偽者不必爲惡二者要不可以相掩有所信真而亦善者如人信醜酒易於害事因而戒酒事有所信真而非善者如人信貪臟可以獲利因而貪臟事有所信偽而亦惡者如信殺人祭天可以獲福因而殺人是有所信偽而非惡者如病人迷信求神可以告痊而病遂痊是

(三)上來所舉列證所信仰者皆真偽問題即某事是故與所生言之善惡不必一致若所信者

卽善惡問題

卽某事「應」如何如何

則真偽已與善惡合一。其所信爲善者而果善也，斯其信真。否則爲僞，如

有人信爲子者當孝父母，父母而果當孝，則其信爲真是實。則此種真僞，既爲善惡之別名，雖謂

之無真僞亦可。

疑本無真僞，但有善惡。故茲不論其善惡，下當詳論。

復次。信爲真，信爲善者，世俗每謂之曰信。如曰湯信伊尹，其意實謂湯信伊尹爲善，其非信伊尹爲惡，從可知也。如曰殷人信鬼神，其意實謂殷人信鬼神爲真，其非信鬼神爲僞，從可知也。反是而信爲僞，信爲惡者，世俗每謂之曰不信。如曰太甲不信伊尹，紂不信鬼神是也。此雖隨順世俗，未爲不可，然不害吾前所言，信與不信似異而實同。

復次。世俗既恆以疑與信對，故所謂疑某人，疑某事者，其意亦謂某人某事爲惡爲僞。如曰二叔疑周公，劉知幾疑古是也。如是之疑，恆偏於不信，有時乃與不信同其意義。此雖隨順世俗，未爲不可，然亦不害吾前所謂疑與不信似同而實異。

以上總論疑信之性質及其真僞善惡之差別。以下將就世人之疑與信，而辨其孰真孰僞，孰善孰惡。其所辨，皆犖犖大者，委瑣者不與焉。

昔希臘大哲蘇格拉底，嘗感於當時極端懷疑派之猖獗，而論其所以然，批卻導窾，精闢絕倫。余嘗逐譯其詞曰：「蓋世有所謂厭世派，以人類爲可惡者。卽亦有所謂厭理派，以理論爲可惡者。二者同出於一

源惑於兩間之真相使然。知之不精，信之太過，而厭世起焉。假令吾今推心於一人，以爲真誠盡善，不久而察其鄙僞，歷試他人，亦復如是。如是者既屢，始而相較，進而相訾，不已而於所最親信之友，特爲尤甚。夫然後彼有不盡人而惡之，且自以爲天下不復有稍具一善之人者乎。劉孝標廣絕交論可爲代表。此其行之非是，

亦明甚矣。其故非他，一人與他人交，而不明乎人之情者，善人甚少，惡人亦甚少，蚩蚩者氓，則大都介乎其間耳。（中略）常人之不具辯才者，輕信一論以爲真實，既而悔之，以爲虛僞。其虛僞之誠爲虛僞與否，固亦無擇。如是者而再而三，斯人之視世間，乃不復有可信之事。於是有擅雄辯之才者，進而思惟，遂有以爲人間最智之士，莫過於己，以惟彼輩爲能見一切理論之絕不足恃故。（中略）夫世豈一無所謂真理正智之事哉？彼其輕信似是而非之論，少慧被惱，不知自反，終乃恬然以其所當責己者，轉責一切理論，而遂恨而疾之，而失正知正見者，抑亦可悲也已。見本誌第二十期拙譯柏拉圖語錄斐都篇

以極端輕信始者，恆以極端懷疑終。此所謂極端懷疑，實即極端不信，而非真疑。其辨已見上。矯枉過正，勢有必然。余以爲非徒一人，如是一世亦然。有三代之則，古稱先，而後有戰國之百家衆說，有自漢迄清之專制迷信，而後有今日之新潮橫議。其在西土，則上古之於古代，中世之於近世，亦莫不然。歷來新舊之爭，各有所偏者，皆此所謂過信過不信，有以致之。

世人知識經驗，十九皆自社會得來。故此所謂過信過不信者，均係對於社會上之學問文章道德制度

等事而言。此中學問之鵠爲眞僞，文章之鵠爲美醜，雖皆不無影響於善惡，終不及道德及制度之專以善惡爲鵠者影響之切。今當詳論過信過不信及疑之當與否。且先道德制度，次及學問，次及文章。

(一)道德制度。道者導引也。導人由不德以入於德也。制者裁制也。制人之無度使有度也。古今來之道德制度，雖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或各適其所適，或各不適其所不適，而其信人之不可縱情恣慾，必有待於導引。裁制則同。過信者拘執一時一地之道德制度，而莫知通則以先入爲主，而莫知抉擇其弊也。往往執古以概今，執彼以概此。先秦法家論之詳矣。其言曰：「聖與俗流，賢與變俱。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世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曰：「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世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務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此固今之以新自命者所最願聞，吾亦無所訾議。雖然，時之不同，固不可以爲楷則。地之不同，何獨不然。前人不言乎。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見莊子逍遙游「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見禮記王制篇余獨怪今之革新者，於同地異時之周孔，不惜一切排斥，而於同時異地之歐美，乃不辭一切容納。其於拘執周孔以非歐美者，不乃如二五之於一十乎。信曰：歐美之與中國，有其異。

亦有其同。地則異，時則同。故雖不盡可探，亦非盡不可探。則夫古代之於今世，時則異，地則同者，亦何以異。此理極尋常，人盡知之。然而當其論世接物，有不期於偏信而偏信者，則先入之見爲之也。

法家之弊在知古今之異而不知其同。惟然，故李斯用秦而有焚書坑儒之舉。此與歐洲中世之焚異端而火其書者相較，一則以古非今，一則以今非古，而其流弊乃如一轍。此則過信之弊也。

過信社會上之道德制度，其流弊如此。然則一切不信若何？曰：其流弊有甚於此者。既於社會上一切道德制度而皆不信，斯不啻信一己之行事，毋待於導引，無待於裁制。既不信他勢，必信自縱情恣欲。將無忌憚人各縱其情，各恣其欲，悍然不受任何導引與裁制。天下尙可以一朝居乎？故曰：惡法猶勝於無法。過信猶勝於過不信。

世之反對一切社會上道德制度，主張順乎人性之自然者，在昔有老莊，在今有盧梭派之自然主義。老莊誤以少私寡欲爲自然，以爲去社會上一切道德制度而人自能少私寡欲。其方法雖不可取其目標，則與一般道德家不異。如曰「輔萬物之自然」，曰「化而欲作，鎮之以無名之樸」。輔與鎮亦導引裁制之別名耳。至於今之自然主義，則固以縱情恣慾爲自然者。列子揚朱篇之主張亦然。充其說，不至於亡國滅種不

止。說詳他篇，茲不贅。可參拙著消遣問題篇。見本誌第三十一期。

希臘詭辯家普羅塔果拉氏 (Protagoras) 有言曰：「個人爲萬物之權衡。」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Spinoza 可爲此派主張之代表。彼以爲同一事也同一物也而其真偽美醜善惡乃隨時隨地隨人而異。是事物無權衡隨人之主觀爲權衡也。斯說爲破壞一切道德制度之根本不可不辨。

辨之曰真隨個人之主觀爲權衡者惟美醜惟然耳。莊子齊物論所稱「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鱸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皆美醜之類也。美醜本生於主觀之好惡故爾。

至於真偽則不然矣。二加二等於四，孔子生於亞洲於一人爲真於天下人爲真於天下衆生亦皆爲真。二加二等於五，孔子生於歐洲於一人爲僞於天下人爲僞於天下衆生亦皆爲僞。不隨主觀爲權衡。不若美醜之於彼人爲美而於此人爲醜也。真偽之標準詳他篇

至於善惡則更不然矣。同一事也利他或兩利者爲善，害他或兩害者爲惡。利他者必歸於兩利，害他者必歸於兩害。說詳拙著評進化論篇。果其善也不以人之謂惡而遂謂惡，果其惡也不以人之謂善而遂謂善。殺人之多如黃巢張獻忠，可謂罪大惡極。然黃巢張獻忠未嘗不自以所行爲善，然則世人亦將從而善之乎。

至於異時異地之事，可善惡互異，本不足怪。以既異時異地已非一事故。吾昔曾爲之說曰：「論某一時某一地之某一事之當於道德律與否，則或當或不當，不能並立。果其不當，則不以人之謂當而遂謂當。」

如某野蠻民族之殺人，可斷言其不當。不以野蠻民族之謂當，而遂謂當，亦猶野蠻民族信風雨有神，不以野蠻民族之謂是，而遂謂是也。論異時異地之一事，或異事，則可俱當，可俱不當，可一當一不當，亦不。得以人欲增損於其間。如忠貞服從，與自由獨立，蓋各有所當，而婚姻制，則獨以一夫一妻制爲當，亦猶有人謂歐洲中世紀黑暗，有人謂歐洲近世紀文明，蓋各有所是。有人謂火燥水燥，則一是一不是耳。」

嗟乎。時流之爲此說所惑者多矣。吾故一再申辨之如此。

或曰：子之所謂善惡者，徒斤斤於人已，苦樂利害之間耳。然而莊子曰：「至樂無樂。」見至樂篇又曰：「瞿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又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如是者，且不知苦樂利害之辨，又焉有善惡之足云。

應之曰：是不可以辭害義。至樂無樂者，謂無所往而不樂。不知利害者，謂無所往而不利。彼至人則能之。非謂世間皆能無苦樂利害之辨，因而無善惡之辨也。彼至人固能外死生矣，豈遂謂殺人非惡，而活人非善乎？吾佛亦說苦空樂空，亦說苦樂利害，唯心所造，然終不害救拔衆苦。利樂有情之爲善者，以衆生尙未能盡空苦害耳。必世間衆生盡不知苦害，然後無惡，盡不知利樂，然後無善，然而非事實也。

過不信之流弊，即有流弊及其不可通，即不可通已如上說。然則吾人於社會上一切道德制度，勿遽信，勿遽

不信、終徘徊於信與不信之間而爲疑、則可乎？曰不可。道德制度、所以導引裁制吾人之日常行事、日常行事、有不得、不行、而大禍立至者、如之何其可、終於疑也。飢不得不食、寒不得不衣、處世接物、治國齊家、必有常德常度、不可以須臾苟免焉。得閉耳目、束手口、而終於猶豫耶？且非惟徘徊二者之間、而終於不行爲不可、卽行矣、而所信不定、或此或彼、亦每每害事。語曰：「疑行無功、疑事無名。」蓋謂此也。法

黎朋著羣衆心理。亦謂「大抵羣衆之指導者、與其謂爲思想家、毋寧謂爲實行家。若輩本非具有深思遠慮。抑且雖欲具之而有所不能。何以故、凡屬深思遠慮之徒、動輒懷疑而陷於不活潑之狀態故。」

或曰：道德制度以適應時地而進。其進也、端賴嘗試而嘗試起於懷疑。如子之說、禁人懷疑、社會一切不將永停滯而不進乎？應之曰：非禁人懷疑也、但不可一切懷疑。非禁人嘗試也、但不可輕於嘗試。蓋道德制度之於社會、猶醫藥之於病人。古之醫藥固非盡當、亦必非盡不當。以其積累經驗、著有成效。故新造之藥、非不可嘗試。特試之不慎、恐將殺人。且醫藥之進、亦鮮有盡翻從前之成法、而以人命爲孤注者。奈之何、今之一知半解、高談種種新主義者、動輒推翻千古成法、而以國家爲孤注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班固藝文志贊儒家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此「信而好古」之所以爲得歟。

懷疑、猶喜怒也。其來不可止、其去不可留。易可以理喻、難可以意強。意之所能者、雖有疑而制之、使不遽

見諸言行亦猶意之過喜怒而不使遽見諸言行也。懷疑飯之應食與否可也而遽不食不可也。懷疑舊道德可也而遽廢之不可也。必幾經研究確見其可廢然後廢之。庶合孔子「多聞闕疑則寡尤多見闕殆則寡悔」之旨耳。

過信過不信與過疑之不善已如上述。然則奈何。曰信其所當信疑其所當疑不信其所當不信此衆人之所以能言。然當與不當何可以倉卒立辨。是仍空言耳。吾得爲之說曰。以道德制度論與其過疑與過不信也。毋寧過信。

(二)學問 學問之途實繁而其大旨皆在辨事物之真僞。自其間接影響人類之苦樂利害言則有所謂善惡如形而上學倫理學之影響道德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之影響制度物理化學之影響人生日用是也。

世有過信自古傳來之說爲真者。如世俗所傳種種迷信是由迷信而發爲言行。浸成武斷。深閉固拒。排斥異己。其爲不真不善毋待贅述。復有過不信古說因而謂一切學說皆不足恃者。

此派又號懷疑主義。而實爲不信。

此

其說之不可通。前人多能言之。如大智度論卷一載舍利弗本末經中說。「長爪梵志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何者性。何者相。不顛倒。如是思惟。譬如大海水。欲盡其涯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實可以入心者。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

瞿曇我一切法不受。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否。佛所質義。汝已飲邪見毒。今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毒。汝受否。爾時長爪梵志如好馬。見鞭影即覺。便著正道。長爪梵志亦如是。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捐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著二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粗。故多人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言是見我受。此現前妄語。是粗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細。吾不受之。以不多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受。與衆人無異。何用貢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梵志不能得答。自知墮負處。即於佛一切智中起恭敬。生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我負。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軟。是第一清淨處。一切語論處。滅得大甚深法。是可恭敬處。心淨第一。無過佛者。（中略）長爪梵志便出家作沙門。」又如墨辯云「以言爲盡。諄諄說在其言。」

按墨辯此言。恐是對名家而發。先秦顯學。儒道墨諸家。皆託古以自重。惟後起之名法二家。不然。法家之說。已見前。至於名家之主張。不但於古無所本。且十九皆攻擊。當時成說者。莊子天下篇敍當時學說。自墨翟至莊周。皆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悅之」之句。獨惠施、公孫龍等。無之。可爲無所本之確證。至其說。今雖殘缺。吾嘗仔細研求。處處見其攻擊他派之迹。如雞三足、臧三耳、堅白白馬指物諸論。係攻擊墨家及他家物體物相之說。名墨相替。余於民國十一年。作中國心理學大綱一文時。已詳論之。此文載在

本誌第八期。後二年。章行嚴氏有名墨譽之論。

「大一」「小二」「今日適越而昔至」等。係攻擊道家所謂「太一」及「未

有天地以固存」等說。皆其彰明較著者。

凡此類悖乎常理之說。多係攻擊他人。而非自立主張。除雞三足等說。前已爲文論之外。吾又於莊子得一確證焉。齊物論有曰。未

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吾人遂謂莊子主張今日適越而昔至。而以種種方法。爲之附會可乎。今之附會名家者。皆坐此病。

他日當更爲文詳論之。又自漢而

後。名法二家俱衰。亦非偶然。法家之衰。蓋由秦政之虐。焚書坑儒之暴。其不善彰彰在人耳目。後遂

鮮有敢以其言爲嘗試者。名家又分學者與政客二派。淮南子云「公孫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

而亂法」是其異也。前者以詭辯亂法律。固無怪其見譽於當世。

鄧析之爲人。蓋與希臘詭辯家同。古覽

獄權務。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

罪因罪。又謂消水甚大。鄭之富人。有鬪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

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後者以懷疑究奧理。而無與於世間之善惡。雖彌可貴。然以吾

國國民性偏重實踐。蔑棄玄想。遂亦鮮有注意及之者。荀子儒效篇曰「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

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

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王公好

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此言可以代表一般人之態度。

歐人之詰極端懷疑主義者。恆謂何不對於懷疑主義而亦疑之。亦卽此意。實則彼自號曰極端懷疑者。言行必不能相符。試叩以「二加二等於四」「孔子生於亞洲」「飯應食否」「衣應着否」等問題。將見

彼之雖欲疑而不得也。

雖然以學問論吾必曰與其過信抑過不信也毋寧疑學問不必發而爲言行故疑雖不當猶可以無大過古今來學問之不進特患人之不能疑耳日常共見之事物普通人認爲絕無問題者自聰明卓識之士觀之則每每有疑生疑生而學問生焉牛頓見蘋果落而有通吸律之思戴震讀大學而有朱說何本之間此豈學而不思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者耶。

(三)文章 五官及心之所好皆可謂之文章或美術然以五官中惟目與耳爲發達故所謂文章或美術者大抵指耳目之官及心官所好者而言其以聲韻之美勝而屬於耳者曰音樂以形色之美勝而屬於目者曰圖畫建築雕刻以意義之美勝而屬於心者曰文學其以聲韻之美形色之美勝者亦兼有意義之美。音樂之有意義如伯牙彈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之類其餘三項之有意義人盡知之。以意義之美勝者亦兼有聲韻與形色之美。文學之聲韻有他美之長。此其大較也。

文章之美雖得之直覺而不能不有待於知識見之明而後覺形色之美聞之晰而後覺聲韻之美理解之透關而後覺意義之美夫然故聾者無以與夫鐘鼓之聲瞽者無以與夫黼黻之觀字句未解典故未通而未得夫古人之用心者無以與夫文學之妙曰見曰聞曰理解皆知識上事也若夫既見矣既聞矣既理解矣則耳之於聲目之於形色心之於意義有同嗜焉有同好焉美術家文學家之欣賞所得無以

異於常人也。信曰有異，則亦各美其所。美，他人無可軒輊於其間。

夫如是則吾人之於文章欣賞之而已矣。胡信胡疑胡爭議之足云。胡此主義彼主義此宗派彼宗派之紛紛然相軋而巳哉。曰是有故。世人之於文章非徒賞其美而已也。又視其與事物相符與否而判其真偽焉。如於史公文而考其與古代史事相合與否。於山水畫而視其與實際山水相合與否。於是有真偽之爭。有真偽之爭而疑信起焉。此其一。

世人之於文章非徒賞其美而已也。又視其影響世道人心之何若而判其善惡焉。放鄭聲燬淫詞爲文以載道。於是有善惡之爭。有善惡之爭而疑信起焉。此其二。

世人之於文章非盡能理解且虛心以欣賞之也。或以耳代目或以偏概全或以己強人或以成見代嗜好或以門戶之見而作違心之言。於是並美醜而亦有爭美醜有爭而疑信起焉。此其三。

雖然此三者皆美醜以外之事。非美醜之事本可有疑信爭論於其間也。美醜與真偽善惡不同。實以個人爲權衡者。前引莊子一段可參。

於文章中求真偽則其所爭者非文章乃學問也。如於史記求真偽是以史記爲歷史。於山水畫求真偽是以山水畫爲地圖。於文章中求善惡則

其所爭者非文章乃道德也。至於以耳代目以偏概全之類其爲不當更無待煩言。昔人有一詩話作而詩亡文評作文亡之語亦慨乎有見於此矣。

夫文章者當以美爲主而以善爲輔。真則可置不問。吾得爲之說曰以文章美惡論本無所用其疑與信。

惟以善之於人較美。尤要則有時。吾人不得不以疑信道德制度之標準。從而疑之信之。蓋美者一人一時之善。善者多人多時之美。多人多時者自較一人一時者爲尤要耳。

苟無他人他時之苦樂利害相侔而生。則美卽爲善。醜卽爲惡。其於善惡而

之關係。與前言眞僞於善惡之關係同。

以上略論世人之疑與信。竟大抵天資聰明而志行薄弱者。易偏於疑。志行敦篤而資質魯鈍者。易偏於信。見聞既廣。博學諸科者。易偏於疑。見聞太狹。專精一科者。易偏於信。其得失互見。功過相錯。盱衡宇內之士。中立而不倚者。殆鮮得吾說而存之。庶幾若然而四解歟。



何種教科書最良？

中華書局

新學制適用

新小學教科書

奉贈新小學各科樣本

語體各科完全。初小另有國文讀本；高小另有文體公民、國文、算、理、史、地。體裁極新，文字淺顯；語體尤流麗正確，各處優良學校採用極多。教育部批國語讀本謂：「可算現行各種國語教科書中善本。」編者如黎錦熙、黎錦暉、俞復、陸費逵、戴克敦、張相……等，均極有研究，經驗豐富。

新中學教科書

奉贈新中學各科樣本

初中各科完全，高中亦陸續出版。編製極有進步，分量無過多過少之嫌。（初中有混合編制及分科編制兩套）編者如王寵惠、朱友漁、胡敦復、沈步洲、秦汾、胡仁源、黎錦熙、鍾衡斌、王烈、謝恩增、張相、錢基博、穆濟波、舒新城、余家菊、沈彬、張鵬飛……等，均學識卓越，名重一時。

述

學

攻吳王大差鑑跋

王國維

銘云。攻吳王大差。彝其吉金。自作御監。人見有吳王大差字。以爲吳王夫差之器也。是說也。余甚疑之。以是器出山西。不得爲吳物。故曩以攻吳爲工虞。當是官名。王大差則人名也。頃閱篋中所蓄金文拓本。有丹徒劉氏所藏一鐘。銘曰。唯正月丁亥。工戲王皮黹之子諸滅。自作口鐘云云。又讀西清續鑑。亦有工戲王皮黹之子諸滅鐘。凡十有一。皆出臨江。因思吳戲同音工戲。亦卽攻吳。皆句吳之異文。古音工攻在東部。句在侯部。二部之字陰陽對轉。故句吳亦讀攻吳。皮黹無考。以聲類求之。當卽史記吳泰伯世家之頗高。乃吳子壽夢之曾祖。史記頗高子句卑與晉獻公同時。則皮黹王吳當在春秋之初葉矣。至吳戲互用。亦如古器邾鼂互用。不礙其爲一國。然則此器之攻吳王大差。或卽吳王夫差矣。此器形制鉅麗。爲春秋時諸器之冠。非夫差之侈不易辨此。則其出于晉地。或黃池之會。所遺棄歟。甲子五月。

內容

- 一集 戊戌以前作
- 二集 居東瀛作
- 三集 歸國後至歐戰前作
- 四集 歐戰和議以迄最近作
- 附集 題跋詩詞曲小說詩話等

形式

全書八十冊分八函或裝一木箱（箱另加費但
不能到寄）
聚珍做宋版精印用中國賽宋紙與四部備要一律
全書用四號字上等油墨精印清楚美觀裝訂精雅
每冊均印書根字樣本函索即寄

乙丑
重編

飲水室文集

著作者 新會梁啟超
印行者 中華書局

特色

梁先生的文言文流麗暢達一洗古文積習
實文學革命的先鋒可作學文的模範
梁先生的語體文委婉曲折以講文學或講
科學或講政治經濟或講中外大勢都是
很好的作品可作現代語體文的楷則
梁先生的文集自民五本局刊印後未曾續
刊此次所刊最為完全並有許多從未刊
布的文字

預約

定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四元 先交十元取書時
續交七元 一次交者聽
預約十五年四月底截止 六月出版 郵費每部
一元 雅式木箱每只二元四角 不帶木箱者贈
布套八個不另取費

漢王保卿買地券跋

王國維

漢王保卿買地券。近出洛陽。其券云。從河南河南街郵部男子袁叔威買。宰門亭部什三陌西袁田三畝。宰卽皋之別字。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皋門。稅駕西周。又水經灑水注云。河南縣北有潛亭。灑水出其北梓澤中。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卽舊亭之處也。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又穀水注云。穀水東至千金塢。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於水上。瀆口高三丈。謂之宰門橋。潘岳西征賦曰。秣馬宰門。卽此處也。據此券。則漢時已有宰門亭。其橋亦當是漢時舊迹。酈注稱橋西門之南。頗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而西征賦作於元康二年。已有宰門。且石刻云。改治石巷。則非惠帝始築明矣。其地。據酈注之說。當在今洛陽城之東北。金墉城之西。金谷園故址之南。此券出土。必於是閒矣。甲子重陽日記。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偉士 | 應國教 | 英春育 | 青本現 | 日啡店 | 咖洋旅 | 南琪俄 | 少年中 | 達哈士 | 同密歐 | 羅密歐 | 經濟學 | 婦人書 | 國主義 | 國主義 | 盲音樂 | 德國人 | 人的研 | 沙翁傑 | 沙翁傑 | 法國文 | 古動物 | 小動物 | 人件心 |
| 心理學 | 社會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教育學 |
| 謝循初 | 陳啓天 | 余家菊 | 張聞天 | 田漢 | 田漢 | 梁紹文 | 張聞天 | 王光祈 | 李劫人 | 李劫人 | 田漢 | 李璜 | 李劫人 | 余家菊 | 張聞天 | 王光祈 | 周太玄 | 田漢 | 田漢 | 李璜 | 周太玄 | 李劫人 | 李劫人 |
| 三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 上卷七角 | 二角半 | 七角 | 三角五分 | 三角五分 | 六角 | 一元二角 | 五角 | 五角 | 七角 | 三角半 | 六角 | 四角 | 七角 | 八角 | 四角 | 五角 | 二角半 | 八角 | 六角 | 五角 | 一元二角 | 八角 | 一元二角 |

中華書局發行

文苑

仙河集

李思純

譯事之難莫難於譯詩。昔杜來登 Dryden 著論 見其所作 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 謂凡譯詩者必當精通兩國文字。且己身亦爲詩人。能將各家作者特具之神色韻味及其所習用之辭藻句法均一一表現出之。方爲稱職。西國論繙譯之專書如 A. T. Fryer (1747-1814) 之繙譯原理論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等爲譯事標立義法。而皆以論譯詩爲主。顧歐西古今各國文字相去尙不遠。則以西文之詩譯成吾國之詩。其繁難更可想見。吾國譯西文詩者。共推蘇玄瑛。辜鴻銘氏亦有逐譯之篇章。嚴林書中亦附見一二首。但皆零星而無統系。一也。所譯限於英文。二也。至近年新派譯者衆多。騰諸報紙。然皆行以無韻之白話體。逐字逐句直譯。而意思晦昧不清。其事無異傳鈔。雖多會何足貴。由斯以言。今茲仙河一集。其可尙已。此篇義例。譯者自詳。惟是登錄譯詩。須每行並列原文。俾讀者逐一對勘。乃辨譯事之精粗。而見其辭之佳妙。本誌於短篇譯詩。夙已行之。但綜計仙河全集。若並錄原詩。則所占篇幅。需二百數十頁。本誌內容力求充實。故常於編輯之時。細心核算字數。遇表格等。則設法妥爲排置。以免虛留空白。減少材料。至長篇稿件。則皆力求一次登完。而不分刊數期。使讀者得見全體結構。而無懸盼檢尋之苦。故今於仙河集爲節省篇幅起見。至不得已。割棄法文。戶詩。專錄譯什。且按照中國書籍舊例一行連下。而不逐句橫列。如今日新派詩人之所爲。 第三十

目伯蘭劇排列形式亦同此故 雖檢尋略有不便。而審慎吟讀者自有會心。苟按題求索。固亦不難取得法文原詩。一一勘證之也。編者識。

仙河集目錄

自序○例言○查爾奧里昂春 菲農老與死 龍薩爾短歌 馬勒爾白慰友人喪女 拉芳丹勞工父子

城鼠與鄉鼠 老獅 雄雞與珍珠 獅與牛羊 二醫生 狐狸與雕像 死與樵夫 蠅與馬車 波哇羅寄西奈萊

侯爵 佛羅里央蟋蟀 解尼埃青年之囚女 柏朗惹舊衣 沙多伯里昂幽林 拉馬丁秋 孤寂 鷹與

日 湖 囂俄拿破侖 墳墓與玫瑰 高山之所聞 二海鳥 滑鐵盧 費尼死狼 彌瑟八月之夜 贈囂俄 鄰

女之窗帷 長別 哥體野燕語 泉源 春之第一笑 鴿 煙 最後之所望 聖誕節 嵩微色之女衣 黎留日午

月光 南美洲之斑豹 邦斐耳憶吾母 蒲魯東破瓶 眼 破曉雨 鄉村之正午 波德萊爾鬼 鳴梟 血

泉 腐爛之女屍 貓 破鐘 兇犯之酒 密語 赭色髮之女丐 暮色 都德乳嬰 赫累帝亞遺忘 落日 五

色玻璃古窗 哥貝鐵匠之罷工 凡萊恩獄中 落日 晨星 秋歌 布惹黃昏 暮與愁

仙河集自序

仙河集一卷。法蘭西詩選譯之小集也。余居歐五年。而居巴黎拉丁區(quarter latin)凡三年餘。受學之暇。日雜取法人詩篇。諷誦之。以自娛悅。去年歸國。在南京東南大學。所授有法國文學。選讀一種。則亦雜取法詩為資料。有韻與無韻之文。各得什五。然學子之能讀原文者寥寥。其效實微。課餘時或弄筆。譯其一二首。以為戲樂而已。今年反蜀。居里中。天下方亂。羣盜滿山。回思拉丁區舊遊。如在天上。索居無聊。因取而陸續譯成之。凡得詩若干首。為命名曰仙河集。

仙河者。法國水名。其流貫巴黎城而西北入海。原名曰 *La Seine*。或譯其音曰賽因河。曰色侖河。然合音而急讀。則若曰仙河。流波澹碧。縈帶花城。法人之愛頌仙河。與愛頌法國等。法蘭西建國數百年。其詩人之生於四方者。無不曾遊巴黎。即無不曾遊仙河之岸。臨水流連。以興歌詠。斯集選譯法蘭西詩。題曰仙河。雖標舉微端。而象徵全體。所以名也。

凡詩人皆狂人。大率縱情思而不節制。即有節制者亦僅巴黎城中。拉丁區。與孟瑪脫區 (*Montmartre*) 皆為詩人文士樂師畫伯遊冶之所有。所謂放浪生活 (*La vie de Bohème*) 者。猶吾國名士潦倒之所為。縱逞情思。歌哭酣嬉。古妝奇服。以相矜炫。余心夙懷往之。今之譯此。亦思擷取拉丁區之微光。以藥此卑劣枯死之羣類。國之英秀。其將振奮才智。以致力於德業學術歟。抑將放浪歌哭。以為中國之 *Bohème* 歟。但能免於卑劣枯死。皆余所禱祝耳。

近人譯詩有三式。(一)曰馬君武式。以格律謹嚴之近體譯之。如馬氏譯魯俄詩曰。「此是青年紅葉書。而今重展淚盈裙」是也。(二)曰蘇玄瑛式。以格律較疏之古體譯之。如蘇氏所為「文學因緣」。「漢英三昧集」是也。(三)曰胡適式。則以白話直譯。盡弛格律是也。余於三式。皆無成見。爭辯是非。特斯集所譯。悉遵蘇玄瑛式者。蓋以馬式過重漢文格律。而輕視歐文辭義。胡式過重歐文辭義。而輕視漢文格律。惟蘇式譯詩。格律較疏。則原作之辭義皆達。五七成體。則漢詩之形貌不失。然斯固偏見所及。未敢云當。

苟以背逆時趨辱承攻詰所甘受已。

法人以散文之美冠於西土。其詩雖不廢音律。而明白如畫。讀之如散文。與英詩之組織精嚴者大異其趣。斯集所選擷棄取。敢云美備。苟曰嘗一勺而知味。則不敢辭文學爲物。乃由國民先天特質。與後天之環境生活。兩相孕育而產出。益以東西文字言語。衍音衍形。天壤相越。萬非可譯之物。故不通希臘語者。不識荷馬。(Homer)不通拉丁語者。不識桓吉兒。(Virgil)而俄羅斯人亦有恒言。不讀俄語原本。不知託爾斯泰之真美。且抒情詩之性質。成體既貴凝鍊短簡。其神思情致。又深微淵妙。不可攫取而得。江南有橘。踰淮則化爲枳。繙譯之事。何異於是。斯集寥寥小冊子。但恐或以此故。遂永爲法蘭西詩國之罪人。甚願讀者以箇人創作視之。而勿以繙譯視之。

中國今日。英美文化之浸淫濡染。較法德文化爲多。卽以詩國之名人論之。國人於喬塞(Chaucer)彌兒頓(Milton)蒲伯(Pope)擺倫(Byron)威至威斯(Wordsworth)郎法羅(Longfellow)惠特曼(Whitman)之流。或聞名而膜拜。而彼拉丁區中。仙河岸側之光輝。乃未能朗燭於東方。此等畸形之詩國崇拜。實文化之缺點。而亦非吾輩之所欲。斯集之所選譯。意在以一嚮之奉。引起老饕之大嚼。雖譯者之力不足以副之。而所願實在此。

抑譯者尤有深意。則思藉此編以示譯詩之範則。凡歐詩之不能繙譯。與勉強繙譯之必無良結果。其理

甚瞭然。特吾輩不能因此遂棄擲之。蓋吾輩雖不能得最良之方法譯之。而可以較良之方法譯之。所謂較良之方法者。即譯者須求所以兩全兼顧。一方面不能拋棄原義。而縱筆自作漢詩。一方面復不能拘牽墨守。以拙劣之方法行之。如法語所謂之逐字譯（*mot à mot*）使譯文割裂。不成句讀。故矯此兩失。實爲譯詩者之應有責任。斯集所譯之形式。即譯者對於今日繙譯歐詩一事。心目中認爲較合於理之形式。其能爲現代人士所贊同與否。不可知。而藉此機會。得以一己所見。持與當世君子商榷。則余所樂爲耳。

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一月一日。李思純識。

例言

（一）法蘭西數百年來。詩人如鯽。斯集所譯。但就各時代中。擇其足以代表時代精神者譯之。不必全備。又現存詩人中。亦擇其年老而名較彰著者。如布惹（*Paul Bourget*）之流。其現代青年作家。價值未定。無從論評。並棄不錄。

（二）斯集雜取法人專集或選本譯之。所譯不必皆爲代表傑作。各人之多寡亦不等。但就一己所愛誦者譯之。別無去取標準。

（三）斯集意在供國人不能直接讀法詩者之諷誦。且國人習法國文字者甚少。故未比列原文。以供對

較。但於每首下註明原詩出處。以備檢尋。

(一) 斯集所選。爲自中古時代以及於現存之詩人。其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世紀之詩人。每人或僅舉一首。因古詩難譯。且詩情平直。不易領略故。

(二) 古詩多長篇。一詩或占數十頁。斯集於過長之詩。則僅節譯其最精粹之一段。

(三) 過於遠古難稽之詩歌。例如羅蘭之歌 (Chanson de Roland) 既無作者姓名。其語言亦與今法語殊異。雖爲法詩鼻祖。亦棄不錄。

(四) 每一詩人。皆由譯者各系數語。誌其人格及作風。及生卒年月等。因非小傳。無取詳述。

(五) 每首之前。譯者以己意。仿詩經小序體。綴一短句。以明詩意。且使讀者豁目。其於作詩原意符合與否。則不敢知。

(六) 以求能切合原文之故。句末叶韻。有時通押。不拘嚴格。

(七) 詩中凡人名地名及一切專名之不常見者。則於其旁加··符號以別之。又凡詩人標舉成語。摹擬人言。則於其上加「」符號以別之。

(八) 凡加··符號之專名。皆以小註略釋其意義。並列原名。以便稽考。

查爾奧里昂

Charles d'Orleans (1391-1465)

查爾、奧里昂，系出皇族。父遭人弑。祖國又被英軍侵入。力戰斷脚。被執爲俘。居英倫二十五年。乃得歸國。既飽經憂患。乃益以詩自娛。其詩美麗典則。雖身經萬恨。而詩中曾不畧及。論者以此少之。蓋其爲詩。僅感官之自娛。而非心靈之呼籲也。

春 Le Printemps

其起句云 L' temps a l'airié son manteau 錄之以備查考

頌美時序也 (此詩係法國古詩中之複疊體 Rondan)

風微雨歇嚴凍解。春已脫袍露真面。別換新妝繡金采。日光澄澈明而豔。無鳥無獸不歌唱。歌如謎語綿蠻善。風微雨歇嚴凍解。春已脫袍露真面。溪澗流泉麗妝飾。新水點滴皓如練。精工鎔鏤似銀滴。各被新衣復燦爛。風微雨歇嚴凍解。春已脫袍露真面。

菲農

François Villon (1431-1461)

菲農生於十五世紀。其詩形美麗。而傷感淒憂。蘊蓄情思。使人感動。其詩所用語言。與今世殊異。多作古體。與拉丁文字爲近。足以代表古法文中之文學。當菲農生時。法蘭西王權漸隆。中古封建之勢。已成弩末。故論者謂查爾、奧里昂爲封建時代之詩人。而非農爲國家時代之詩人。

老與死

La jeunesse perdue et la mort inevitable

哀生而悼逝也

(此詩見所著詩 Grant Testament)

昔時所見佳士女。清謳妙言德行美。不知今日何處矣。莫不枯僵莫不死。天國之中長安居。上帝戮力救其餘。

或貧或富智或愚。世俗之人宗教徒。慷慨之士鄙吝夫。貴族平民美醜殊。或彼偉岸或侏儒。麗人衣領捲翼如。臂翹廣袖曳文裙。一朝死迫無留遺。

巴黎Paris古代荷馬史詩中特羅國之美麗王后。與斯巴達Helene相愛偕奔。遂動兩國兵禍。海倫Helene見皆已死。人皆一瞑難避此。憂患裂心呼吸止。畢生勞瘁盈汗泚。千愁萬痛難慰理。老無弟妹孤無兒。身後何人繼所爲。

龍薩爾

Lierre de Bonsard (1524-1585)

龍薩爾爲十六世紀法蘭西最偉大之詩人。當時有所謂七星詩社 *La Pléiade*。以著名之詩人七八人合組成之。而龍薩爾實爲七星詩社之魁季。是社之職志。在將粗野拙劣之古代法語。化爲典雅規則。且更以仿效希臘拉丁古詩爲鵠的。故其於法語及法詩界之功績。宏偉無倫。

短歌

Sonnet 其首句云 *Quand vous serez bien vieille, au soir, à la chandelle* 錄之以便查考

及時以珍惜妙年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Sonnets pour Helène*)

看汝行將衰老日。擁爐近燭夜紡績。憶余舊愛歌余詩。余曾頌汝妙齡時。絮絮長談汝舊事。侍婢勞倦半鼾睡。余雖頌汝無窮期。余名不足驚醒之。

余埋地下化形質。幽墓之中長偃息。汝亦衰弱而淒涼。白頭老女蹲空房。惜汝矜貴及愛幸。及時歡悅余言信。今日摘彼薔薇花。莫待明日空吁嗟。

馬勒爾白

François de Malherbe (1555-1628)

本誌舊譯
作八拉伯

馬勒爾白爲十六世紀古典派詩人之中堅。能爲精刻嚴重沉肅之詩。自言「當屏除晦塞塗飾散漫凡庸之弊。」生平因欲改一段詩之故。至不惜費稿紙二十捲。又常自言。「凡爲詩白句。文二頁者。當息吟十年。」其矜慎如此。

慰友人喪女 Consolation à M. du Périer

感念骨肉之愛也

汝之憂患其長終兮。綿綿但有愁心。蓄慈父之悲於寸衷兮。逐日月而益增。汝之嬌女墓中葬兮。不幸而死尋常。豈汝靈明隨之喪兮。胡沈暝而欲狂。余知此女於童時兮。婉妙實令汝迷。不幸之友殺汝悲兮。當咎彼之輕離。彼女生此惡世界兮。美而惡運臨之。正如薔薇彼所愛兮。一晨之間遂萎。死之嚴厲難形容兮。人類但有哀求。惜彼殘虐雙耳充兮。任汝悲號無休。貧民在彼茅屋之中兮。頃刻遂委蓬蒿。白髮之帝居深宮兮。此例亦復安逃。不須喃喃痛已甚兮。忍耐而遣憂思。吾儕承順帝所命兮。人類終有休時。

拉芳丹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本誌舊譯
作拉豐且

拉芳丹以寓言詩卓立千古。其詩以瑣瑣之事物。寓人生深微之至理。言簡而意永。於法國古詩中別開生面。昔希臘伊索氏。

Faop₃ (Aesop) 以寓言獨樹一幟。千古艷稱。若拉芳丹氏。以韻文演述之。辭致美妙。尤為繼起伊索氏而有光矣。

勞工父子 Le Laboureur et ses enfants

勵勤勞也

(此詩及以下各詩均見所著寓言詩集 Fables)

老農富而將死。召子告以數言。「吾父夙有藏鏹。窖金秘而未宣。吾不知其藏所。汝須鼓勇發之。凡所種植之土。一一加以耕犁。採掘種植耘治。久必能遇所尋。毋使地有曠土。毋使手有未經。」父死子歸田間。服勞至於寒冬。藏鏹雖未發現。所獲乃更加豐。其父信為哲士。臨死之言實明。世間豈有藏鏹。勞作便是黃金。

城鼠與鄉鼠

Le rat de ville et le rat des champs

美鄉村生活也

城鼠延鄉鼠。入城餐其家。美餚啖殘雀。禮貌亦恭嘉。地衣突厥製。盛筵設其間。念此二良友。生活何相懸。斯筵實美備。衆味無不陳。所惜中道間。屢有人相驚。

廣廳大門外。忽聞人喧囂。城鼠急趨避。鄉鼠尾之逃。

喧停鼠復返。鄉鼠亦隨之。城鼠從容請。「吾儕盡此餘。」

鄉鼠吁氣言。「謝汝盛饌招。似此驚且苦。吾寧勝其勞。明晨敬延君。吾家一遊遨。」

吾家靜而肅。獨食無擾驚。咄咄歡宴時。何有憂患臨。再見再相見。咄咄吾當行。」

老獅 *Le Lion devenu vieux*

哀垂暮之英雄也。

獅子山林之雄。年老而失其威。回思舊日偉烈。掩淚不勝淒悲。苦見凌於臣僕。彼弱而衆乃強。既爲馬所蹄蹴。復爲狼所齒傷。牛亦以角觸之。羣相凌踐而驕。此獅瘦弱疲苦。但能大聲怒號。無奈委身任運。不敢更有怨辭。坐視蹇拙之驢。自其洞口奔馳。獅子失聲長歎。「嗚呼。此景誰堪。吾意得死爲樂。此景較死尤難。」

雄雞與珍珠 *Le coq et la perle*

譏世俗也。

玉工失珍珠。雄雞竊之而遠行。雄雞失聲嘆。「此珠之美。誠可珍。惜哉。若得小麥粒。似較有益於吾身。」書賈蓄秘笈。愚夫襲產而摩挲。愚夫失聲嘆。「此誠良物。當收羅。惜哉。若得小銀塊。其於吾身益較多。」

獅與牛羊 *La genisse, la chevre, et la brebis en société avec e lion.*

慨世有暴力而無公理也。

綿羊山羊姊妹。牝牛亦素相親。二人結爲同伴。適與雄獅比鄰。四人更結會社。彼此甘苦同之。一日山羊設阱。忽得小鹿甚肥。立刻收入會所。獅子踴躍若狂。自伸巨爪計算。「吾輩四份分嘗。」急攫其第一份。「汝輩不得有言。吾既名爲雄獅。在理吾應居先。至若其第二份。權利亦屬吾身。力强例受優待。此理世所共承。若論吾之勇概。第三亦爲吾留。誰敢取彼第四。吾當先斷其喉。」

一醫生 *Les médecins*

悲世人之各據成見也。

昔有一醫生。其名曰惜哉。其友亦一醫。則名曰幸哉。二人同診一病者。幸哉日發希望言。惜哉則斷其必死。行且往就其祖先。二醫之診異方術。病者但任其自然。爭執方終病者死。二人之辯尙未已。其一曰「彼今已畢命。此吾所預知。」其一曰「彼果聽吾言。其壽寧止此。」

狐狸與雕像 *Le Renard et le Buste*

譏世之所謂偉人也。

世間多數偉人。實如假面登場。其貌固亦岸然。僅供流俗稱揚。疲驢不善判別。妖狐則洞燭之。視彼魁碩

之態。不過矯飾所爲。適有偉人造像。半身雕鏤甚精。頭顱中空外偉。其大倍於常人。妖狐詳細諦視。不覺太息而言。「此頭之狀至美。惜無腦髓存焉。」

嗚呼。論及此點。世之偉人皆然。

死與樵夫 *La mort et le Bucheron*

勉人以力作而自樂其生也

樵夫家司甚貧。日日行樵入山。所負高可隱人。沒身薪擔之間。其擔重而壓曲。兩脚步履甚難。奮勉不敢告勞。博得茅屋炊烟。感此百苦千辛。弛擔默然自思。「人之生也入世。所得有何歡愉。生而備具不幸。團團大地攸居。有時不得麪包。未敢輟業自娛。既有妻子之累。兵役納稅兼之。債務更有徭賦。迸合使人勞疲。更有所謂死者。其來了不延遲。」樵夫自思自問。然則吾當何爲。死既來相迫促。速肩此薪毋嬉。人生有總解決。一瞑萬事休焉。但於吾身遭際。曾未絲毫變遷。「寧苦不可就死。」人類金玉之言。

蠅與馬車 *Le coche et la mouche*

譏小人之徒勞無功也

沙路斜趨上峻坂。四圍烈日無蔽掩。六馬壯健曳車升。車中僧侶婦稚及老人。六馬喘汗車暫停。飛來近馬一毒蠅。營營相呼羣聚時。此馬彼馬皆螫之。欲使此車頃刻馳。跨轅之八行毋嬉。果然車動人亦進。羣

藝神Éros 司文
藝之女神。仙女姿靜舒逸興樂不疲。精神清超不外馳。譬如吾當臥病時。何取盲目譽健肥。又如幻光耀空虛。血液徒沸目眩疲。須知世間最美惟真實。惟真實故可愛悅。真實之力遍宇宙。曾被一切無或失。卽彼寓言與小說。玲瓏虛渺幻莫測。其中亦有真實光。照人耳目非僞色。汝知吾詩何爲傳四方。王侯徵求民譽揚。豈由音節甚繁變。美麗悅耳聲鏗鏘。亦非用字果決適頓挫。義法協律合度量。蓋由其中有真實。掃除虛僞之一切。無論吾所目觀或心賞。或良或惡皆允協。更無俗僞污真宰。心思靈魂兩融洽。吾向讀者之所言。皆彼思及未道及。天地清明貢真念。言中有物非虛設。

佛羅里央

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 (1755-1794)

佛羅里央生十八世紀之中葉。其初生時距拉芳丹氏之死時已六十年。而獨勉力繼拉芳丹以作寓言詩。蓋古學派之後勁。亦拉芳丹之嫡傳也。其才力視拉芳丹氏爲稍弱。故所作亦遜之。

蟋蟀 Le grillon

勉人之謙抑隱退也 (此詩見所著寓言詩集 Fables)

草間看野花。深藏小蟋蟀。舉頭見蝴蝶。枝上飛駐脚。蝴蝶美麗雙翅張。藍紫之采黃金光。此花彼花飛且翔。擇彼最麗與最良。蟋蟀失聲嘆。「彼我何懸殊。造化厚彼而薄吾。吾缺其才與其貌。世人視我恒如無。忽然羣童至。見蝶大喧囂。揮巾撲帽捉。蝴蝶遂難逃。一捉其軀一其翅。第三捉頭更莫避。不得用力捉。恐

使蝶身碎。蟋蟀長歎吁嗟休。吾今自足不怨尤。世間顯煥險無比。吾身隱晦誠足矣。世人苟欲生而樂。莫如隱晦以自活。

解尼埃 André Chénier (1762-1794)

解尼埃詩淵雅有情。革命時曾助王黨。爲民黨所捕。投聖拉撒獄。(Saint Lazare) 在獄中爲詩甚多。同時獄中有少年囚女名曰科尼。(Mademoiselle Coigny) 韶美淒怨。解尼埃哀之。集中青年之囚女一詩。卽爲此而作。

青年之囚女 La jeune Captive

感情抗理性而反動之象徵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Odes 第十五段)

葡萄夏嫩怯機壓。麥穗秋熟思鏟鋤。余身韶美亦如彼。鬱鬱愁苦長囚居。安能甘心盡此軀。

斯多噶徒 Stoïque (Stoic) 希臘忍苦學派 甘就死。北風晦冥烈無比。余悲俯首復昂舉。人生雖苦亦有美。蜂蜜雖甘有棄時。

鏡海亦有風災期。

千層幻想填胸脯。視彼獄牆如虛無。希望之翅附余軀。黃鶯爲伴升天衢。飛鳴冲舉何歡愉。

余眠余起坦然靜。余豈能死不自信。會當有日脫囚時。歡迎萬日何睽睽。余雖柔弱容顏癯。亦爲鼓舞精神愉。

余生如登佳旅程。終局尙遠待步行。道旁榆樹排列生。僅越其一餘未經。復如盛饌初延賓。酒盃僅接於

朱唇。盃中之酒方盈盈。

余今尙在初春前。竟望秋收心懸懸。視彼紅日推移間。遂欲從速了全年。園中枝柯曙光白。余目亦僅見曉色。遂欲從速了全日。

「死兮死兮汝其去。有人羞懼色憔悴。汝往從之一死遂。余今尙不輕此身。帕勒司Pléon之牧羊女神司情愛情猶驅羊羣。戀情濃醉接吻温。才藝美麗歌喉清。余方厭死而樂生。」

囚女韶妙而含悲。其聲怨歛清以淒。愁中日月誰拯之。聲出妙唇掩抑餘。天真坦白詩如之。此詩諧和柔響醞。使彼戀人心忡忡。欲尋彼美求其踪。婉約之辭麗之容。凡人若過彼美側。亦如彼美愁惻惻。但愁命短死促迫。

柏朗惹

Pierre-Jean de Beranger (1780-1857)

柏朗惹生於浪漫派已萌芽之時。獨仍守十八世紀古學派之成規。其詩皆爲淵雅謹飭之體。雖其才力不偉。而藝能精妙。故所作亦卓絕一時。

舊衣 Mon habit

哀生而感舊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Chansons*)

嗚呼誠可憐。吾愛此舊衣。吾儕相偕老。歲月久可知。勝彼蘇格拉即蘇格拉底。拂拭十年餘。輕柔仍

舊材。新運相撐持。汝當效吾身。智慧老不摧。嗚呼吾故友。誓死不相離。

回憶第一日。初著此衣時。吾身適令辰。友衆交贊推。今雖垂敝日。友猶交臂攜。羣歡紀當日。舊榮猶可思。嗚呼吾故友。誓死不相離。

搗麝焚龍涎。薰香發奇姿。華堂延衆賓。耀日難與齊。高會髻簪勝。麗動法蘭西。野花艷綴襟。汝猶憶此時。嗚呼吾故友。誓死不相離。

慎毋悲去日。一去不可追。吾汝同命運。所遇亦等夷。汝遇雜晴雨。吾遇雜喜悲。吾汝本相若。彼此有謝時。但乞汝稍待。同盡吾所希。嗚呼吾故友。誓死不相離。

沙多伯里昂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本誌舊譯作
夏士布良

沙多伯里昂爲浪漫派之父。蓋貴爵也。生平力矯十八世紀典雅枯癯之體。始縱情思以爲詩。凡十九世紀之詩人。殆無不以彼爲淵源所自。論者謂其畢生著作。有三大鵠的。一曰上帝。一曰自然。一曰自我。

幽林 La Forêt

頌自然之美也

幽林麗密復靜悄。濃陰巡步心悽悽。暗路迴曲迷往復。此心感之愁且愉。直自低枝纖草外。湧起幽思何縈紆。淺愁冥想自彷彿。但聞細籟鳴徐徐。林之深處盡遠矚。似有音響遙呼余。嗚呼何處終吾生。盍若此

地長寧居。遠隔人事聽流水。繁花寂布爲地衣。榆陰酣睡靜可悅。穹窿上覆枝柯齊。皂莢宛宛飾茅屋。忍冬葉葉隨風吹。蟠枝花葉作欄楯。一一循序相離披。幽林汝其搖曳之。天下可愛如汝稀。他人愛汝只常例。惟吾心魂相繫維。

拉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

拉馬丁家世華貴。身爲國家柄政大臣。而其詩氣象超曠。愴感萬端。時有蒼茫遺世之悲。至其構句遣辭。不尙奇崛。悉出平易。而天骨開張。理致深入。足徵其爲一代偉人。匪僅吟詠之士爾。

秋 I, Au'omne

思人生之當留餘馨也 (此詩見所著沈思集 Première Meditations)

翠靄點綴幽林巔。黃葉萎散荒草間。哀哉佳日此餘年。哀哉喪禮葬自然。使吾悅目傷心肝。恫恍步入小徑悲。最後一盼正此時。斜陽蒼白光熹微。射入幽林黯四圍。但從脚底知餘暉。斯時自然咽餘息。彌留一顧增感惜。正如良友逝天國。最後微笑在唇側。斯唇永閉不言說。生命既盡當別離。失望長日垂淚悲。吾生尙未逢窮期。歡然一盼彌留時。此時之樂吾心知。日星原隰如畫圖。墓旁貽以滴淚珠。空氣醞烈含清虛。日色下照美且都。死者一盼棄難俱。人生之味一盃水。仙醪膽汁雜甘苦。吾生如酒芳且旨。願將傾盡連渣滓。或有餘蜜一滴美。

萬望俱絕。當此時。或有餘福在來茲。吾心吾魂。此庶幾。或有心魂相感。維聊用酬。此肝腸悲。
花落日斜。生命畢。但以餘馨付色。弗Zephyre 風之神名西吾生有時。咽餘息。一縷心魂。無斷絕。願發微音。振淒寂。

孤寂 L' Isjlement

傷人世之孤零少歡也 (此詩見所著沈思集 *Première Meditation*)

孤岡老樹冥蒼煙。日落獨坐思悄然。遊日脚底望川原。畫圖一幅開無邊。
谿澗流水鳴笙鏘。蜿蜒深入遠靄中。澄湖澹定有睡容。暮星一一升蒼穹。
岡頂幽林如危冠。西薄崦嵫光未殘。黃昏星月升姍姍。淡抹微白天之邊。

峨特Gothique 中古時代野蠻種人名。其建築皆銳。異於希臘式。故曰峨特式。寺塔村鐘鳴。響徐動天地盈。混合黃昏人語音。行旅駐足不再行。

余情漠然觀餘暉。亦無驚喜無歡嬉。黃金日色含光輝。不能再熱陳死屍。
千峯萬峯遊日暗。自南及北晨及昏。浩浩天地誠無垠。吾身幸福何方存。
幽谷琳宮與茅茨。澹然相對無歡愉。山林水石寂而淒。缺彼一物餘何須。
紅日東升而墜西。余情漠然何所思。無端升墜成歲時。吾亦何心期待之。
吾目但注寂與冥。卽冥寂處終吾生。天地雖大日晶瑩。吾無所求無所欣。

或此世界界外天。別有真界麗日妍。眼中夢裏見宛然。委棄塵蛻生彼間。彼間流泉醉歡娛。希望情愛皆得之。心日萬念如所期。塵世名相棄無餘。安能對彼晨光來。盡掬幻象皆推排。吾身何爲留塵埃。斯世與我終難偕。夜風怒起山谷時。落葉被草皆離離。吾身似葉黃且萎。北風速來摧折之。

鷹與日 *L'aigle et le soleil*

勉人以毋忽細微也 (此詩係節譯所著 Jocelyn 詩第九段)

兒曹勿效他人云。吾身甚小帝莫知。帝力彌滿創宇宙。吾身視彼弱且微。當知帝日燭世界。鉅細大小無或遺。

高山蒼鷹向日問。汝之發光何太低。不照赤峯照平地。苔蘚卑濕幽壑黧。野草荒穢塵土滿。適足污汝之光輝。日曰「鳥兮汝來前。隨吾升高一觀之。」鷹隨日光升高空。直摩霄漢難與齊。下視羣山盡消失。直與平地相混迷。日向此鷹太息言。「嗚呼驕鳥汝視斯。吾觀高山之挺拔。直與小草同崔巍。在吾目中視萬物。無大無小皆等夷。一滴之水似滄海。細草不殊古柏枝。吾熱能使羣蟻暖。夜收清露朝無餘。吾光吾力照花朵。薰蒸蘭麝香四披。」嗟哉帝心對萬物。同仁等視無參差。兒曹兒曹敬誌之。眼底蟲豸甯可欺。齊觀等量不輕忽。萬事俱鉅無細微。

湖
Le Lac

感逝波而念流光也 (此詩見所著沈思集 *Premiere Meditations*)

湖波拍岸常如斯。一去不返長夜悲。歲月之海浩浩迷。吾儕拋錨在何時。

華年行將畢所經。近湖忽覺光景新。湖兮汝其望我身。我來湖濱踞石坐。此石汝見坐古人。

汝居幽黯深千尋。拍彼斷岸聞有聲。風捲雪沫隨風升。衝擊巖脚方悲鳴。

汝能憶否一夕時。吾儕默默放舟嬉。上天下水遠聞之。舟子蕩槳拍柔浪。應絃合節音微微。

忽焉異響自湖岸。濤聲相擊回音斷。其聲清切而淒怨。若有數語聞可辨。

「嗚呼光陰勿飛馳。慎勿流轉停少時。吾儕終生何愴悲。最甘最美此片刻。容吾稍稍嘗味之。

人生不幸多悽悲。年齡速逝牢愁羈。乞汝流波捲去之。但留歡愛供人娛。」

哀哉終難遂吾求。時光飛逝不可留。吾曰「良夜汝緩緩。」曙光一瞥夜已休。

韶華流轉皆如斯。及時行樂相歡嬉。人生無岸常傾頹。時光無界常奔馳。一瞥遂過不可追。

良宵萬象酣樂多。所惜頃刻隨流波。「光陰汝逝當同科。汝以同一之速度。使不幸日如飛過。」

萬象一瞬難追逢。安能約略留遺踪。時光造之使成有。時光拭去復成空。吾儕欲得而無從。

波瀾幽奧長如斯。汝所滌蕩將安爲。汝挾何術其語余。使我心動而情移。

嗚呼湖兮。嗚呼頑石與幽林。蒼顏轉少時可珍。保此良宵之沉沉。保此麗景之溫溫。會當追憶鐫余心。此憶綿綿無始終。當汝靜中與動中。長堤曲岸煙景醜。怪石盤盤蒼枝蒙。倒懸照影於波中。或當西風震顛吹。岸潮相激往返時。小星如銀光微微。照徹水面滑琉璃。或當微風生夕涼。蘆荻蕭蕭聲黯傷。水濱空氣含芬芳。恍如獨聞萬象語。一切可愛皆難忘。

囂俄

Victor Hugo (1802-1885)

囂俄爲浪漫派第一人。所任小說劇曲散文。並爲舉世稱道。其詩奇情壯采。體大思精。衆美俱備。生平熱情內沸。而其所愛念。皆在國威軍譽與家庭骨肉之間。曾不作兒女喃喃綺靡怨戀之語。蓋巍然杜韓大家也。又其生平崇拜拿破侖大帝遺烈。故歌頌之作甚富。蓋不僅浪漫派之代表。亦法蘭西詩人之代表。

拿破侖 Napoleon

頌英雄之偉圖也 (此詩見所著曙光集 *Les chants du Crapeau*)

(一)

一千八百十一年。生民無數咸卑躬。高天雲黯帝曰「唯」。下有百國戰慄容。但覩雷霆繞盧弗。FRANK 法國皇宮
名正與西奈山。Sinaï 阿刺伯山名。上帝於雷電中。在此山授摩西戒律。相同。

生民馴伏如匹馬。見其主至乃俯身。此時喃喃各相語。庶幾偉人將誕臨。雄邦預儲未來主。帝錫何物於

其人。其人之偉勝該撒。○^{羅馬大英雄之一}所錫亦勝羅馬。珍直以民命與世運。納入其手同死生。人言共見天門開。穹窿深奧含光輝。自天誕降入世界。應運大人方下來。生民吐舌默無語。帝腕雙舉向塵埃。新生蓋世之童孩。

斯孩呼吸詎微細。隱兆後此揚雄風。如見廢兵院。（^{在巴黎。拿破命葬地}）屋頂囚旗搖顛天宇中。啼聲一發亦震震。喜得乳哺清而雄。儼然暗鳴在異日。巨礮當戶方猛轟。

其鼻翕張蓄威怒。兩臂交互當胸橫。斯臂雖弱且屈曲。異日張之六合驚。提倚父腕向人立。鷹盼奕奕生光晶。

嗚呼帝冕與帝都。惟彼寶座誰嗣居。斯人狂喜注英盼。視彼王者其誰歟。譬如大鷹立山頂。高風勁翮時歡呼。「未來未來復未來。未來之事當在余。」

(二)

嗚呼未來寧在人。未來之事在帝身。鐘鳴漏盡到此日。但有相別無相親。未來未來信不解。世上萬事俱難論。武功榮名及宏願。或彼帝冕或貴勳。一一虛空不着我。譬彼簷鳥寧久停。

(三)

哀哉惡運與挫敗。斯人所遇誠至奇。襁褓之嬰亦封建。羅馬王冕供兒嬉。榮名蓋世頗震駭。生民戰慄貴

莫躋。斯子至稚。乃至偉。兼此二者。人間稀。

厥父爲彼竭心力。百戰而勝。摧衆堅。生民如墻。附益厚。視此睡嬰。咸騰歡。惟此巨人。礪刀斧。譬彼匠氏。能攻鑽。斫削世界。不留手。自適其意。無疑難。

厥父貽謀。弄鐵腕。萬年寶座。付所生。庸知世界。有定運。凡百世事。皆預成。文石之宮。在地下。於焉幼主。長居停。

惟彼熱願。如渴饑。希望之酒。持一盃。其唇尙未觸盃酒。金色之鳩。味未知。忽焉突出。哥薩克。Yosaque 俄國馬隊名直攫幼子而飛馳。

(四)

厥父厥子。既並死。帝兮汝力。何可驚。汝先造此一怪傑。戰骸之塔。千層成。十年更織捲屍布。捲彼父子。俱無存。

雄圖壯氣。今何歸。盡入墟墓。無留遺。雖欲稍留一俄頃。奈此死運。終難迴。精魂形質。各化盡。一一斷滅。存者稀。空氣捲盡。礮煙燄。大地掃淨。枯骸灰。姓名亦付遺忘錄。但有澌滅。無人知。

墳墓與玫瑰 *La tombe et la rose*

美死者也 (見所著詩集 *Les voix intérieures*)

墳墓問玫瑰。「清晨甘露灌汝多。汝身將若何。」玫瑰問墳墓。「人死惟汝幽穴歸。汝將安所爲。」
玫瑰致答言。「幽墓聽我云。甘露既灌我。化爲蜂蜜之香琥珀馨。」墳墓致答言。「嬌花聽其詳。靈魂入
我穴。化爲白衣仙子歸天閻。」

高山之所聞 *Ce qu'on entend sur la montagne*

思自然之高潔而勵人生之上進也 (此詩見所著秋葉集 *Les feuilles d'automne*)

汝亦有時登高山。靜悄幽肅臨蒼天。勃勒丹。

Brétigny 法國西北部地名

岸桑德角。

Angleterre 北海與波羅的海相接處之一土角

脚底大海茫無邊。

長空浩浩煙波寬。可有所聞於其間。

我之所聞如夢中。神思飛越傾耳聰。精魂或墮沙岸底。山巔海涯疑相逢。此方高山彼滄海。有聲奇妙來無從。既非人口發清籟。亦非耳病聞雷聲。

其聲初來衆籟鳴。遠勝叢樹含風聲。粗如震響細樂音。柔如晚歌和且清。激如鐵甲刀鎗鳴。騎兵夜鬪相軒騰。喇叭在唇猶嗚暗。繁音流響繞世界。鈞天一奏何深沉。散人遙空振波蕩。餘力四布推無垠。時空名數一齊渺。並入遠影難追尋。惟此聲浪被六合。正如大氣包寰瀛。噌吰鞞鞞滿天地。宇宙於中方運行。以太震顛調琴弦。我方沉沉傾聽間。散人此聲忽不見。如墮煙海難追攀。

吾忽能辨聲所從。殆由二聲相混融。其一自海一自陸。同時共鳴於天空。我從深微辨其細。忽悟二者相

流通。正如浪紋辨水面。知有二水俱朝宗。

一聲自海歡且愉。輕波弱浪相吹噓。一聲自陸愁且鬱。人生疾苦方喁喁。自晝迄夜永不斷。合爲大樂交相須。每浪各有其拍撥。每人各有其歎吁。

美哉滄海揚洪波。其聲壯闊愉且和。正如西雍^{Ston}耶路撒冷^{一大寺之名。}神寺中。贊頌造化鳴琴歌。妙音無盡達帝

座。微颺大颺吹送過。帝力所馭浪無極。一一起伏鳴相磨。復如丹尼^{Dane}二譯^{以理。}猶人^{四先知。}撫獅^{十一}

巨聲漸減餘力多。西方殘照似金蠶。下有帝腕猶摩挲。

一聲自陸鬱復淒。櫪馬夜驚何酸嘶。地獄門鎖鳴鏽鏈。鐵琴胡弓斷蝕悲。飾非拒諫斥洗禮。號泣怨詈無悔辭。咬牙詛咒辱天帝。沉溺罪海終難迴。正如昏暮望山谷。黑鳥漠漠愁歸飛。萬千迴響滿大地。衆生宛轉號顛危。

二聲交鳴奇無端。無終無始無窮年。其一鳴聲曰人事。其一鳴聲曰自然。

我思沉沉在此心。展翼對越慚神明。此生精魄詎悠久。循環考慮思其真。方見深淵隱鋒鏑。復有他淵致危傾。自問人生胡致此。此豈鵠的終吾生。精魂砥礪或更進。豈但飲食求其存。對越上帝彼何作。垂訓書卷供探尋。嗚呼人生長號呼。進入自然之歌吟。千秋萬歲融難分。

一海島

Les deux îles

拿破侖於大西地中海之聖赫倫那島

思拿破侖之偉烈也 (此詩見所著短歌集 Odes et Ballads)

世界有二島。二海分畫流。雙峙海洋中。如巨獸之頭。人觀島巔銳峯舉。帝力引之拔波起。帝之偉畫何可驚。島面煙霧聞雷聲。胸中火山烈燄騰。腰腹海水雪沫鳴。

礁石如劍對峙立。海潮磨洗日夜急。二島如舟且淪沒。幸有鐵錨繫未絕。如此黑濤山。帝手所造成。奇景凜慄千人驚。波奈巴兮。Konaparte 拿破侖家族之姓氏。於彼死。拿破侖兮於此生。

彼島其墳墓。此島其搖籃。卽此兩島足百年。「此島誕生彼島死。」斯言不磨永能紀。二島黯黯愁雲昏。中間隱約來雄魂。峰巔雷霆峰下礁。驚飈惡浪相奔騰。未來之民那思此。但思霸才長已矣。

二島遙遙遠吾儕。此皆帝力所安排。此焉誕生彼焉死。若過急風若暴雨。初生窮島世莫知。世人熙熙毋擾之。其命亦在窮島畢。不能拔山不撼石。獨臥軍牀盡餘息。

滑鐵盧 Waterloo

比利時地名。拿破侖最後戰敗地。

弔拿破侖之最後戰場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Les Châtiments)

莽莽平原滑鐵盧兮。坦如水平中積骸灰。林谷之涯邱陵之端。軍容蠕蠕死氣漫漫。此方全歐彼法蘭西。喋血相搏帝爲歎吁。一敗塗地勝運衰歇。滑鐵盧兮余望而泣。最後戰爭最後士卒。曾建奇功大地震慄。名王二十相率就擒。踰阿卑山。Jipes 一譯阿爾卑斯山。爲歐洲最高之山。界於法國與意大利之間。涉彼萊茵。Rhine 法比與德國交界河名。黃銅笳角聲徹霄。

漢中有戰魂鳴吟不斷。

日之垂夕。酣戰沉冥。突進奮擊。將破敵人。迫惠靈吞。Wellington 英軍統帥窮蹙林隅。手中把鏡。時時遠窺。陣心縱橫。

列木拒馬。雜以荆棘。凌亂相亞。天容如海。遠靄昏冥。忽焉歡呼。伯魯舍。Blicher 一譯伯里 查普魯 士軍統帥臨列營接戰。瞬

易歡悲。和以囂呼。如火燄迷。英倫礮隊。蝕我方陣。陣心破旗。飛揚不定。死鬪之聲。不絕號呼。火燄叢升。紅

似冶爐。叢中列隊。崩若頽垣。如彼麥穗。枕藉其間。笳鼓之隊。飄搖冠纓。各被瘡傷。狼狽逃奔。奇災巨變。人

類慘慄。戰士握拳。凜凜欲絕。山後蜂擁。護國大軍。衛此邦國。志氣如神。一聲呼曰。「進戰保國。」矛騎彈

隊。盾胄護膝。羅馬鐵騎。勁利剽急。或曳重礮。或裹胸甲。弗萊朗兵。弗萊朗 一譯 普魯士城 名拿破命戰勝俄軍之地雷弗里卒。雷

拿破命戰勝奧軍之地鋼盔晶瑩。毳帽黔黑。仰禮上帝。赴難不恤。直逆狂潮。相率偕沒。齊聲一呼。「吾皇

萬歲。」鳴角徐進了。無畏懼。英軍礮火。彈裂流金。對之微笑。安然不驚。護國大軍。入火海中。拿破命帝。凝

望雍容。忽焉巨礮。赤燄吐出。列隊相倚。葬身火窟。鐵石精兵。消亡大半。如持蠟燭。以臨爐燄。嚴裝介冑。無

一退縮。昂首奮進。慨然瞑目。殘卒潛伏。勉力支持。目覩國殤。哀哉羣屍。失聲一呼。大事已去。戰敗之神。萬

人慄懼。人皆慘白。惶駭無度。燦爛之旗。俄爲破布。陣心迷霧。忽焉四塞。戰敗神來。士卒凜慄。伸臂一呼。「

各自逃生。」各自逃生。衆口同聲。度越隴畝。奔走狂迷。風聲鶴唳。若有人追。輜重連車。塵垢遮掩。藏

之麥中。棄之壕塹。棄彼軍冑。棄彼戎衣。棄彼鎗械。並及國旗。普魯士人。刀下敗卒。震顛號呼。奔逃迅速。如

草着火燃燒風中。大軍之聲忽焉消融。莽莽平原追思此日。彼輩消亡宇宙沈寂。滑鐵盧兮悲哀凜然。一角之地四十年前。廢壘崢嶸四望淒寂。此壘曾見大軍敗績。拿破侖帝眺望遲留。人馬旗鼓一霎俱休。中心哀悔怔忡不止。舉手向天對天獨語。「士馬傷亡余軍已覆。余之帝國如盃撞破。嚴父上帝汝其語余。天罰法國殆將亡歟。」猛烈礮聲喧囂人口。中聞微音答曰「否否。」

彼已敗亡不再有爲。歐洲之鏈帝默易之。

費尼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費尼爲浪漫派之梟雄。其人智深勇沉。外觀凜烈。內燃情燄。所作詩音高氣激。至情如火。而目光銳利。洞穿人生之奧境。論者評爲哲理之詩人。觀死狼一詩。蓋足證之。

死狼

La mort du loup

哀人生之多艱危而勉以勵志忍苦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Les Destinées*)

(一)

奔雲壓月月痕赤。宛如野燒煙燄熾。林深菁密遠際天。衆默無聲步苔隰。直穿深灌走野莽。更攬荆榛入荒寂。吾儕忽見巨爪印。始辨封狼此踪跡。屏息懸聽駐脚步。幽菁廣原兩沉默。但餘尖風號高天。獵獵旄頭驗風色。披拂林尖並屋趺。震動樹梢撼崖角。下方萬類正如睡。所賴尖風與鞭策。須臾尖風打頭面。獵

人老者最先覺。匍匐沙中窮目光。欲察纖毫試搜弋。低聲告衆此新印。歷歷如畫在沙磧。封狼二頭及二
雛。利爪巨蹠可辨識。吾儕撫刃韜利械。不使光輝耀林樾。分羣合圍一步步。三人止俟我巡緝。忽覩睽睽
二巨目。黑影四叢分踞立。野灌叢中月痕下。磨礪齒牙酣跳躑。正如家人常見事。屋主初歸犬子悅。狼形
相等跳亦似。雛狼默默嬉其側。安知相距兩步外。仇人環伺成墻堞。狼父稍遠立對樹。狼母旁憩潔如石。
前肢蹲立後踞坐。蹄爪如鈎貫砂隙。我聞在昔羅馬人。至今千載式雄傑。庸知萋萋毛毳體。羅姆弟兄創首
羅馬國家之弟兄二人。一曰 Remus 一曰 Romulus。或肩匹。忽然驚起知大險。四旁途徑盡填塞。獠犬呼嘯關貪吻。直攫狼身若鷗急。
齧牙如鐵死不懈。兵刃貫膚寧顧及。長劍如鉗入肺腑。利齒搯喉斷呼吸。奔騰輾轉犬脚底。直撲塵埃死
方釋。犬釋狼臥尙流盼。衆刃叢體柄將沒。宛如凶惡十字架。膏血遍地盡濡漬。最後一盼復偃臥。自舐餘
血滿其舌。不問死因亦不呻。合眼長眠盡餘息。

(二)

我駐吾額鎗之跌。不能自己長躊躇。餘狼凡三既逃逸。奔竄期待愁追逋。二雛之外有狼母。零丁失偶山
之隅。其職固在援所生。庸知凍餒孤兒孤。安能城市覓一飽。人將礪刃思剪屠。嗚呼哀此山澤王。長爲鷹
犬夷戮餘。

(三)

嗚呼人爲萬物靈。負此美名徒自矜。卑劣怯弱既乃爾。思之令我慚難禁。何以致命及免苦。惟汝靈物知之深。反觀斯世果何若。羣孱無力宇宙瘠。嗚呼狼兮。吾知汝之心。汝之最後一顧盼。其銳直刺入余心。汝意詔我堅心魂。苦思力學深且沉。忍辱負重耐艱辛。雖生山林極曠野。斯多噶派流風存。無論太息流涕及祈禱。一例卑劣安足云。直迄此身運盡日。蹙眉畢命終不呻。

彌瑟

Alfred de Musset (810-1857)

彌瑟爲浪漫派一鉅子。熱情愛戀。交沸心肝。而以嗚咽之聲出之。感人尤至。雖與費尼同稱浪漫詩豪。然費尼忍淚辛酸。而彌瑟則縱聲長慟。其人牛哲學迥異。生平曾與浪漫之才女喬治桑 (George Sand) 相戀愛。同適意大利。而女別有所愛。彌瑟失戀歸巴黎。愁苦怨戀以歿。其所爲詩曰「五月之夜」「十二月之夜」「八月之夜」「十月之夜」並設爲仙女降臨。與詩人問答。觀其幽憂。爲之寬慰。爲有名之四夜詩。Les quatre nuits 皆其失戀後微弱之呼聲。與其憂秋哲學之表現也。

八月之夜 La nuit d'aout

失戀詩人虛擬之慰藉也 (此詩見所著新詩歌集 Poésies nouvelles)

仙女

日光艷艷長天之邊。閃灼照耀以及大千。幸福既逝余默待之余之所歡。方憶余時久矣。其居寂寞荒涼。往日幽歡而今悉亡。余獨來此猶覆幕巾。余頰熾熱以臨其門。如彼寡婦泣上孩墳。

詩人

敬禮貞篤之女友。敬禮吾光與吾愛。世間最珍與最美。惟既失後得之再。鬱懷愁慮長驅迫。直使余軀盡淪沒。敬禮慈母及保氏。敬禮妙女來安慰。吾投懷而歌。盍張汝之臂。

仙女

汝心失望而復哀。頽汝何常逃而復遲回。汝宜搜求否則待時。汝宜自遣否則苦悲。汝何遠余癡候夜長。冥冥深夜余爲汝光。汝在斯世永留歡情。宜遣薄憾以振愛心。汝室空空吾來之時。汝在迴廊躑躅焦思。余亦凝思視汝墻垣。惡運之影汝沒其間。純美之鏈繫於汝體。汝任鮮花憔悴枯萎。最後微萼猶當盛時。汝以淚泉長澆灌之。愁綠之色足象余美。汝盍忘之與汝偕死。其香清柔如鳥飛去。余之舊情亦與偕逝。

詩人

仙女

今夕余過草徑裏。忽覩一花顛且萎。野薔薇花慘白淒。旁有細蕊綠依之。獨垂嫩樹蓓蕾發。將見新花吐層萼。因知最嫩卽最麗。世人亦以新爲貴。

哀哉人生常與淚俱。常脚有塵面有汗珠。常有鬪爭嗚咽恐懼。內心中傷而猶巧飾。千邦萬國同一人生。艷羨懊悔哀求競爭。僞仁僞義虛爲媚惑。同一優伶同一劇曲。最真無過人類骸骨。吾歡汝亦難爲詩人。

汝之啞琴難醒衆生。汝浴心於夢幻之海。女人之愛汝亦未解。其愛易亡易變易危。汝心寶藏淚中失之。淚多於血。上帝所爲。

詩人

余經山谷間。巢鳥鳴啾啾。新鷓數嫩雛。一夕死不留。哀鳴向晨光。仙女勿淚流。悲彼盡淪喪。上帝猶恒狀。哀求九天下。帝在九天上。

仙女

當汝愁鬱獨歸之時。獨歸汝家。汝何所思。當汝以手拂拭門窗。塵埃之室。汝所久忘。當汝初歸。容貌何如。稍息情戀。以得安居。汝之呼號終日不停。如何振拔以遂汝生。世人所忘多於所求。汝若尋之。必可忘憂。汝乃詩人風雅之心。惜汝高才。惑於俗情。情愛誤汝。使汝心碎。怨戀歌哭。使汝蒙昧。將來汝且無所擾驚。魔鬼遠去。汝已清明。上帝助汝。余將奈何。大力迫余去而之他。金色之翅。迫余不待。載余遠逝。避汝之愛。吾歡當知愛本自由。汝或未忘阿戴。Bons d'antenn 巴黎城西南森林名。林幽。白楊綠栗。暮影交蔭。余爲遊語。使汝怨憤。是時余年韶稚。天真。林蒂。Symphie 山林湖沼之女神名。堆雅。Dryades 希臘之山林女神。皆鑒愛誠。吾儕同遊。情淚滂沱。淚美如金。下滴鏡波。吾歡試思。少時何爲。摘余媚樹之果爲誰。昔汝之容。女神歡喜。假汝康強。賜汝健美。汝之雙眼。今滿淚光。汝之勇貌。今亦喪亡。余獨愛汝。汝獨友余。惜帝不容擾汝才思。吾歡思之。何以答余。

詩人

既然飛鳥鳴樹枝。巢中雛卵破無餘。既然野花草場中。旁有嫩蕊忽吐紅。但能萎謝無一語。新舊代謝隨夜風。

既然幽林綠幕垂。中有死樹摧枯枝。既然宇宙經行長。流轉萬象無定方。長興長廢長遺忘。

既然頑石化埃土。明日復生今日死。既然戰爭與誅夷。徒供土地脂膏肥。既然野墓生草鬚。用製麪餅供人饑。

嗚呼仙女吾所歡。生死流轉誠何關。余甘痛苦甘慘白。甘棄才智求吻接。甘瘦與死不自惜。但有愛泉永不竭。

墜歡舊愛可頌美。無限情狂及愁史。余雖誓不再愛人。願述舊愛長無停。余甘情愛之中死。余甘情愛之中生。

甘歛矜高永愛俯。捧心積鬱萬愁苦。培植愛根再滋長。如彼嫩蕊紅半吐。悲後必當悲不止。愛後必當愛無已。

贈囂俄 À M. Victor Hugo

詩人之互愛而相友也 (此詩見所著新詩歌集 Poésies nouvelles)

濁世所愛多。何物愛尤至。蒼天與藍海。婦人與玩具。飴糖與駿馬。薔薇與月桂。脚應踏繁花。繁花爛開時。常應多痛哭。常應多別離。於此盡其生。相因至髦期。世途多旅客。吾已半領受。所留最厚愛。惟汝一老友。紛紛擾擾間。歡然而聚首。微笑相接近。執手情何極。吾儕曾同行。舊事憶歷歷。靈思無窮期。昨日即明日。

鄰女之窗帷 *Le rideau de ma Voisine*

寫片刻之幻夢也 (此詩見所著新詩歌集 *Poésies nouvelles*)

鄰女之窗帷。徐徐自揭起。吾心癡構思。揭帷何意旨。殆於片刻間。招風取涼美。吾相對開窗。突突心跳久。女殆欲知吾。是否相期候。

惜哉此癡念。如夢僅片時。鄰女未窺窗。蠢墻相伴居。窗帷小揭起。狡獪風爲之。

長別 *Adieu*

訣別怨戀之辭也 (此詩見所著新詩歌集 *Poésies nouvelles*)

長別復長別。此生無見期。去去余念汝。去去汝忘余。失汝不再得。但有戀情餘。勿怨勿空歎。來日當珍重。舟帆引汝行。微笑余目送。汝心多所希。回想矜寵極。失汝人方悲。此意汝不識。

長別復長別。汝方酣夢時。汝心醉狂歡。狂歡實可危。前途有星光。長眩汝眼迷。將來或有日。汝心警覺此。吾儕同省識。愛情價有幾。締盟歡幾分。失戀苦幾許。

哥體野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

本誌傳譯
作戈低葉

哥體野少爲畫師。壯年遍遊歐陸各國。故其詩設色濃麗。丹碧爛然。又時寫異邦風土。別具面目。衡其所作。大率肆力藻采。短句通峭。蓋已爲浪漫派之緒餘。而開近代派之先路。論者謂其所爲詩中。無哲學思想。無心理描寫。而獨富於藝術家之眼光。

燕語 Ce que disent les hirondelles

託語燕以寄遙想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Enaux et Camées*)

草場既黃凋。落葉亦掃淨。朝暮多清風。佳日於今盡。

秋花留餘馨。燦爛庭園間。野菊覆短帽。金盞加金冠。

積水空園深。羣燕屋梁急。啾啾此嚴冬。啾啾此寒節。

千百紛羣聚。相將議所之。其一曰。吾將赴雅典。古城良可棲。

歲歲吾營巢。聖女祠。Pathénon 雅典女神廟。其建築可代表希臘美術。之隅。吾巢值凹角。如彈礮口居。

其二曰。吾愛司邁恩。Shyrene 土耳其地名。咖啡店上棲。無數哈惹人。H. Dins 回人赴聖地朝謁者之名。

地温可居。

持琥珀念珠。當門炬火明。其

回人長煙管。其煙金粟色。出入煙氣中。吾慣亦自適。帕首雖巍峨。頭上掠過急。

此燕曰吾居巴伯克。Balbeck 亞洲土耳其廢城名。廢殿雕柱間。挂爪復擁喙。聊以度殘年。

彼燕曰吾居羅德島。Rhodes 地中海土耳其屬島名。一三〇九年曾被歐洲騎士占據。騎士宮殿高。逐年立吾幕。黑石柱上巢。

其五曰吾年惜稍長。近止無遠圖。但投瑪特島。Matia 地中海意大附近之一小島。白堊屋頂棲。上天下海水。一色蔚藍俱。

其六曰吾居開羅城。Cairo 埃及都城。回寺古塔巔。銜泥範陶土。温室遂安便。

第二瀑布間。尼羅河逆溯而上。第二瀑布處。為古埃及帝都。埃及古帝都。巍峨石帝貌。近彼冕上居。年年巢其處。於以誌不迷。

羣噪曰。明晨有多地。吾曹分赴焉。白峰與藍海。褐色之平原。粘泥復吐沫。各各巢其間。

喧騰互撲翼。在彼雕梁榭。啾啾復驚起。林木虧蔽之。

詩人亦猶鳥。盡解鳥所言。但惜罹塵網。無由逝遠天。

撲翼復撲翼。撲翼歌聲中。歌如盧克爾。Rudert (1789-1865) 德國詩人。翩飛入長空。金黃日杲杲。嫩綠春融融。

泉源 La source

憫少年有志者之半途攔折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Emaux et camées*)

近湖有小泉。點滴漉沙出。其源兩石間。澌澌據一角。酣然暢奔流。遂欲抵天末。

泉鳴竊自語。美哉樂何限。當初居地底。暗黑不能見。今流忽出地。芳草飾兩岸。高高青冥天。下鏡琉璃面。

媚約索提花。Myosotis 卽毋相忘花。其花蔚藍芳。花開向吾語。願長毋相忘。蜻蜓戲我旁。點尾飛且翔。

當吾小滄泓。衆鳥來飲多。安知數折後。吾或成大河。谿谷與山石。洗以千頃波。

長橋與大堤。堅美盤文石。吾方揚洪波。濺以雪泡沫。更載千丈檣。漚船入溟渤。於斯遂朝宗。吾願亦已畢。

小泉恣曉曉。將來多所希。正如瓶中水。逼促無靜時。

搖牀乳嬰生。轉瞬墳墓入。成人在方來。不幸乃殤折。小泉初出地。妄念亦千百。忽焉墮入湖。消散遂無跡。

春之第一笑 Premier sourire du printemps

喻死中之含有生機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Finix et cambés)

嚴冬季候惡。人類切懷思。三月忽已臨。含笑破顏時。密爲春預備。遑顧雨淋漓。

陰叢小白菊。狡獪漸妝成。低低金鈕花。亦放雕盤英。

果園葡萄園。網絡滋陰濃。輕霜撲杏梢。但有白粉濛。正如天鵝鳥。頂毛吹蒙茸。

小鳥習春歌。低聲而啾呀。長依紫羅蘭。更傍水仙花。

牝鹿側耳飲。泉旁生水芹。鈴蘭亦垂垂。手摘小銀鈴。

草中結朱果。供君採擷之。更以葉編冠。風日好護持。

冬運既已畢。百事俱胚胎。青春正四月。一一都安排。春光兮春光。汝今可以來。

鴿 *Les Colombes*

表冲舉之遐想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P. Esies diverses*)

小邱近墟墓。棕欄一樹高。翠綠挺枝柯。如冠上羽毛。向夕有羣鴿。枝上來安巢。清晨離枝去。有如金環舒。白羽映青天。翩然何粲如。紛飛及稍遠。遂傍屋頂居。吾心一大樹。夜夜幻虛靈。恍如羣白羽。自天翩降臨。撲翼將冲霄。坐待初陽升。

煙 *Fumee*

思叩天闈而無從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Enaux et camées*)

樹下一茅茨。偃僂陋不伸。頂傾墻鱗碎。門限苔蘚生。破窗木板封。屋頂窟向天。炊煙自窟出。縷縷升騰間。正如凝寒時。人口噓微烟。瓶啓螺旋開。輕舒一縷碧。吾魂拘陋室。局促不能出。藉此烟升天。與帝通消息。

最後之所望 *Dernier voeu*

思情戀而求慰安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Enaux et camées*)

忽忽十八年。愛汝久愈切。我方慘白容。君方玫瑰色。君如春之釀。我如冬之肅。墓上白丁香。繁花近額邊。急摘一叢花。用蔽吾羞顏。

斜日死白光。天邊漸沉沒。淒涼小丘旁。是我埋骨宅。
汝唇接吾唇。遲遲一吻之。當吾入墟墓。願得長眠時。一吻萬事足。此外無他思。

聖誕節 Noël

寫時序而演神話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Emaux et camées*)

天黑地白。羣鐘之聲。積雪皚皚。耶穌誕生。聖母歡容。俯視童嬰。
聖嬰寒僵。無葉蔽之。屋梁所覆。但有蛛絲。

搖籃之間。亂草積薪。耶穌寒顫。肌膚無溫。老牛蹇驢。俛之以身。
茅簷積雪。如綴流蘇。屋頂一白。天使歌呼。聖誕聖誕。此聖誕歟。

薔薇色之女衣 *A une robe rose*

寫柔美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Emaux et camées*)

解汝羅衣裳。觀之麗無度。酥胸袒半圓。妖臂雙裸露。
妍如山茶花。薄如蜜蜂翼。附體顫波紋。異錦嬌紅色。
蠶絲裹護嚴。銀光弄柔滑。輕材離玉肌。閃閃映冰雪。
何來此奇衣。似汝肌肉成。迴光映雪膚。相和生光晶。

朝霞光之暈。弗尼司。Venus 希臘司情愛之女神。一譯金星女神。之衣。鈕扣近襟開。麗色難名之。

衣材稱嬌軀。紅染貞女色。裁量或廿回。深淺費刻畫。

擲去幕面巾。眞美顯愈佳。如波格公主。Princesse Borghese 羅馬多藝之美女。雕績卡諾哇。Canova 意大利雕刻名家。

惟此澹紅衣。微皺如人唇。艷極障膚理。逐日加其身。濛濛隔渴願。欲吻無由親。

黎留 Leconte de Lisle (1820-1894)

黎留踵浪漫派極盛之後。一意力矯舊弊。以鍛鍊體貌爲工。其所爲詩。音響神麗。面目雕琢。妥帖勻整。又以古物學及藝術思想敷飾之。更益以淒切厭世之情。故能爲浪漫派後崛起一軍之鉅子。論者遂以伯納司詩派 (Ecole Parnassienne) 稱之。實則此派中自彼而外。若蒲魯東。若赫累帝亞諸氏。各僅得其一體耳。

日午 Midi

景色與情思之和融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古歌集 Poésies antiques)

長夏之王日午時。蔚藍高天銀幕垂。空氣熾烈呼吸窒。萬物靜默含炎威。平原廣漠布光燄。大地方罩烈火衣。

牛羊下飲泉已涸。郊原寥廓田無陰。遠林邊界暗冥冥。陰森不動暑力沉。

眼前偉見但何物。麥隴黃熟海金色。二者欣欣生意發。大地沉靜長寂寂。不畏赤日來相襲。

有時炎炎微響發。麥穗肥垂白搖曳。遙天赤日滿塵壒。麥浪徐動起復沒。
白牛三五眠草間。毛粗皮皺流唇涎。其眼疲困神傲然。若有幻想胸中填。
人生若感歡與苦。盍向晴郊遊日午。萬象銷沉日燄熾。無喜無悲更何語。
不垂痛淚不歡笑。忘此塵世擾攘爲。亦不哀矜不咀呪。嚼味沉靜之歡愉。
日光詔汝凜烈辭。威燄吞汝無留遺。反照城市西落遲。此心虛冥亦同之。

月光 Du clair de lune

示黑暗之微光也 (此詩見所著蠻歌集 Poésies Barbares)

大海灰色靜。遊目無界止。非夜亦非晝。無終亦無始。
深淵無片波。遠空無點星。不熄亦不耀。非暗亦非明。
海鵝雜鷗鳥。刺耳鳴長空。海豚衝水逝。入望愁濛濛。
不喧不呼吸。大浪搖艇身。濛濛僅辨影。銅質離舟唇。
如鷄處籠中。人目亦無明。注想而默覺。升降波千層。
忽焉向東方。微光似纖埃。遙天若湧現。銀幕展初開。
漂浮復分布。幅射周四方。銀色柔霧裏。廻旋穿細光。

慘白光漸朗。海波照奔騰。天色珍珠柔。皓月徐徐升。

南美洲之斑豹 Le jaguar

表野蠻之文彩也 (此詩見所著蠻歌集 Poésies Barbares)

山坳暝黑蔽危石。餘光崖缺尙微白。昏昏草莽卑且濕。顛慄空冥夜沉寂。
沼澤粗獷亂草高。平沙怪石枝柯交。日影不到深寂寥。中有惡物響動搖。
明月之光白霏微。下映澗水流明迷。凍影直透枯樹枝。照見獸背如鱷魚。
一豹餓極曳殘肢。精鐵齒齧磨礪之。一豹曳人尙帶衣。橫臥口輔開微微。
桃心樹Acajou 植物名。產南美洲。極茂。叢暗徘徊爛錦之。毛目半開。鼻端微嗅風送來。生人肉香何美哉。
堅牙銳爪搏食時。青筋糾絡腰腹皮。自伸赤舌舐口髭。剝衣裂肉咀嚼之。
柔唇曲閉螺紋齊。鋼尾擊樹蜷曲之。舒掌伸頭欲臥時。但聞喘息聲徐徐。
此時斑豹默而息。谿谷潛藏雜崖石。巨牛高角入林隙。呼吸水氣出兩鼻。
三步之外牛顛慄。木立不動喪魂魄。嚴冰被體膚起粟。眼燒黃金凝赤血。
牛脚疲弱不得行。但有俯地狂嘶鳴。斑豹一躍出林菁。直攫其喉以奔騰。
忽然襲擊迫以力。牛角抵地身亦屈。荒原莽莽一頃刻。褐毳將軍軀命失。

沙邱起伏微月光。低沼亂石荆榛荒。其一飲血醉失常。其一啖肉如迷狂。
萬里黔黑天地冥。大荒無邊不可尋。慘死慄慄夜沉沉。但有怒哮遠聞音。

邦斐耳 Thé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

邦斐耳生於浪漫派之衰季。而伯納司派方興之候。故其詩可謂爲浪漫派之殿軍。或伯納司派之未成熟者。其所作大率美麗妥帖。而才力不雄。氣魄未厚。蓋名家而非大家也。

憶吾母 A ma mere

誌孺慕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聖誕節之玫瑰 *Roses de Noël*)

當吾與小妹。遊戲深林間。亂石傷雙脚。愁跳何冥頑。母先詈吾愚。其詈申申然。怒後復憐惜。吻我額之端。
恍如夏溫風。披拂雙小河。煦煦弄柔態。溫溫調微波。引吾坐汝膝。吾背褐髮拖。母手弄吾髮。微笑顏色和。
吾儕何幸福。偃坐久長時。「嗚呼兩嬌雛。」母亦時歎吁。「汝曹行長成。吾身日就衰。」
日月如飛逝。奄忽不再還。少年朱頰輔。日日好容顏。母笑常花鮮。母眼常光妍。

蒲魯東 Sully Prudhomme (1839-1907)

蒲魯東詩。溫柔敦厚。如飲芳醇。力矯浪漫派縱肆天才之弊。但一意審音酌字。以修飾羽毛爲美。誠伯納司詩派之中堅也。破瓶一首。在法國幾於人皆誦習之。

破瓶 *Le vase brisé*

以瓶破喻人心傷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La vie intérieure*)

持扇敲花瓶。花瓶忽龜裂。斯敲僅輕觸。無聲難察及。

可憐斯輕傷。蝕損玻璃心。傷痕日延展。人目辨未真。遲久復遲久。遂已周全身。
新水點滴瀉。瓶花精液竭。人目既不察。瓶破未疑及。嗚呼慎勿觸。斯瓶既破裂。
人當戀愛悲。拊手撫其心。其心亦龜裂。中延一破痕。可憐愛情花。愛竭枯不榮。
日日貌如常。心痛人不覺。安知日增悲。背人方暗哭。傷痕雖纖細。其深裂心曲。斯瓶既破裂。嗚呼慎勿觸。

眼 *Les yeux*

思死者之別有靈境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La vie intérieure*)

蔚藍兮。點漆兮。妙目俱清揚。流利盼晨光。一朝既入墓。紅日升其旁。
夜之溫美過於晝。繁星如妙睛。灼灼此終古。人目反蔽明。
嗚呼豈蔽明。此理匪所思。人間靈境不可見。彼實轉見之。

譬如繁星當晝隱。其星實在天體中。豈伊妙目閉。遂謂盲其瞳。

蔚藍兮。點漆兮。妙目俱清揚。大地看晨光。墓中長眠多妙目。千秋流盼仍如常。

破曉 *Le point du jour*

刻畫曙色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Poésies diverses, Lemerre*)

破曉猶朦朧。曙光初返駕。眼中未辨明。非晝亦非夜。
一鷄方試鳴。初火動煙直。天光卵色柔。非藍亦非白。
微風冉冉吹。光開露日脚。天際顫微波。鳥巢衆歌合。
野田玫瑰紅。百靈鳥飛急。牛牲列隊行。紫毛黃金角。

雨 *Pluie*

寫陰晦之景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Poémodes, Lemerre*)

瀟瀟聞響聲。衆鳥愁輓歌。枝柯俯不搖。洗沐光晶多。
澄泥翻清泉。小徑現石骨。砂磧赭可嗅。波面圓窩急。
遙天垂灰幕。玻窗鳴斷珠。林陰夾道綠。水花躍階衢。
墻邊犬瑟縮。體濕步遲遲。天冥地泥濘。萬人同鬱吁。

鄉村之正午 *Midi au village*

表日長人靜之境界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Poèmes, Lemerre*)

牛羊散齧草。牧童去不顧。御夫息高轅。塵埃積中路。
鐵工眠爐旁。石匠臥長榻。屠夫起鼾聲。雙腕帶殘血。
蜜蜂繞食厨。家鴿歇屋簷。臥犬夢齷齪。夾尾離股間。
曉曉澣衣婦。此時亦沉默。掩映青天遙。日曬洗衣白。
夏楚監察嚴。學童漠若忘。嗡嗡蜜蜂鳴。相和書聲長。
暖風吹細帶。大麥睡意融。蒼蠅如琴聲。營營日光中。
狹扉立石限。不動坐門前。老媪如死人。紡筆手指間。

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波德萊爾爲哥體野之弟子。十九世紀法蘭西詩界之一異軍。所謂頹廢派 (Decadence) 象徵派 (Symbolism) 之中堅也。生平感受其師哥體野氏之藝術思想。又能深刻觀察歐洲近代物質繁富罪惡充盈之大城生活。遂成惡之花詩集。崇拜醜厲。歌頌罪惡。描寫獸性。刻畫汗穢。使人讀之。若感麻醉。若中狂疾。蓋純爲近代巴黎生活之寫真。故凡萊恩氏評之曰。「腦爲烟毒所薰。血爲酒精所沸。」足爲惡之花一集之確切評語。

鬼 Le revenant

罪惡之象徵也 (此詩及以下各詩均見所著惡之花集 Les Fleurs du mal)

吾來臨汝牀。褐眼如仙使。臨汝步無聲。一瞥陰影裏。
與汝一接唇。唇冰似冷月。魔蛇纏汝軀。近彼幽墓窟。
清晨天灰白。汝尋不見吾。冥冥入黃昏。陰冷慄肌膚。
當汝之生年。韶美心太平。吾永弄幽怪。使汝長怖驚。

鴟梟 Les hiboux

罪人之象徵也

陰森黑水松。羣梟藏匿之。妖神瞪赤眼。注視而沉思。
冥立蠢不動。不動至愁夕。昏昏沉黑影。黯黯逝白日。
羣梟居世間。潛伏日夢夢。其智能自警。所懼豈與動。
凶人負罪惡。幽匿多畏驚。易地如梟鳥。趨暗避光明。

血泉 La fontaine de sang

思世界之慘厲也

吾血有時噴湧出。似彼飛泉響嗚咽。耳聞嘍嘍血有聲。不知何處尋傷痕。
入世儼入鬪場中。衢巷如島浮緒容。萬人飲之以解渴。宇宙瀆染成鮮紅。

誘惑之酒吾常求。飲之入睡忘驚憂。驚憂蝕人不可止。醉後明目而聽耳。
吾求情愛以睡忘。情愛乃使吾摧傷。惟彼情愛似鍼痔。不幸之女臥飲血。

腐爛之女屍 *Une charogne*

哀死去之愛情也

夏日佳清晨。憶否君所覩。路角一女屍。石上僵且腐。
股脛似妖姬。日光汗毒蒸。腰腹亦裸露。惡臭烈薰騰。
日光曬腐肉。燒炙融熟時。所秉賦自天。百倍今償之。
蒼天瞰枯骨。如花含笑繁。惡臭薰積草。使人眩且昏。
蒼蠅積嗡嗡。黑團出胸腹。躑躅如水流。被體羣動活。
攀降若浪翻。滑澤飛動輕。胸腹鼓虛息。一死而羣生。
羣動似妖樂。如水亦如風。更如篩穀粒。撒落響箕中。
夢覺餘殘骸。如畫僅輪廓。剩稿絹布忘。但憑回憶作。
牝犬蹲石後。怒目視路人。覬覦乘隙竊。殘骨塊可珍。
佳人麗若仙。終當如彼污。嗚呼懷中寶。嗚呼眼中珠。

汝麗如女王。最後一息時。玉骨亦霉腐。花草覆離離。
萬蟲方食汝。如接吻不停。情愛任分離。留此殘軀形。

貓 *Le chat*

寫肉體之交感也

心愛佳貓。汝來前。歛汝銳利之腳爪。任汝透視汝雙眼。混合金銀及瑪瑙。
汝頭汝背富彈性。暇時余手撫之暖。汝身融美有電力。余指感之醉且軟。
靜視余妻入神默。其眼惘惘有異色。眼神幽冷亦如貓。瞳子奇突似吐舌。
自頭至脚細察之。呼噓異氣融一絲。奇香温温觸鼻危。繚繞棕色柔身軀。

破鐘 *La cloche fêlée*

哀餘力也

冬夜鳴淒美。近爐火熊熊。片念徐徐升。悠揚暝黑中。
鐘老猶聲宏。不懈亦不止。如白頭老兵。警夜守帳底。
鐘響夜寒加。余魂亦龜裂。鬱鬱屢聽之。其聲漸微弱。
有如死屍叢。戰士負傷重。獨喘血泊旁。力盡不能動。

兇犯之酒 *Le vin de l'assassin*

兇人心理之解剖也

妻死吾自由。盡量飲不恤。當吾醉歸無一錢。彼呼使我腦髓裂。吾今榮貴如國王。空氣清冽天色美。當吾婚戀時。其景亦如此。嚴渴裂吾喉。急需飲爲先。墓中不識能飲否。此則不敢爲預言。吾將擲彼於井中。盡推井欄石壓之。吾能爲此否。吾忘不自知。溫柔發銘誓。安能解此危。吾儕安能復和好。儼如酩酊歡樂時。吾懇彼赴約。黑夜大道旁。可憐此豸竟如約。吾儕二人皆愚狂。彼雖勞且疲。其貌尙嬌美。吾狂愛戀不能堪。故吾告曰「汝當死」。醉人之羣中。誰識吾所爲。彼豈知吾黑夜時。曾殺一人而殮之。彼誠惡婦難戕生。其身堅似鐵鑄成。無冬復無夏。彼安知愛情。黑色媚術求生悲。大聲喊救何爲哉。毒瓶與眼淚。白骨之鳴哀。今夕自由而寂靜。吾拼醉死斷餘氣。無悔亦無懼。安然睡於地。吾睡如臥犬。車輪重千斤。滿載瓦石及泥土。其力儘足了吾身。

碾碎吾之頭。吾身兩半截。上帝魔鬼及耶穌。吾終輕視罵不絕。

密語 (Causerie)

思情愛之詐偽惡毒也

汝如秋天麗而紅。愁緒壓吾浩如海。余唇至今留苦濕。吻後腥味依然在。
汝手攫奪撫余胸。上下摸索余暈絕。女人銳牙及凶爪。欲噉余心未能得。
余之心房亂無理。人於此醉於此死。但覺暖麝香融融。浮汝裸露之酥胸。
汝如桎梏靈魂囚。汝眼如火光四流。燒燬肉塊爲熟炙。以供猛獸不盡食。

赭色髮之女丐 A une mondante rousse

哀墮落而爲世所侮辱之一女也

白女赭色髮。衣破孔未補。孔中見美麗。孔中見貧苦。
詩人弱且癯。惜汝年稚軀。汝軀赭色瘰。病毒雜豐腴。
汝藍縷妝束。勝彼仙后才。彼靴天鵝絨。汝曳笨木鞋。
汝身短褐衣。麗如冕服籠。垂垂多皺摺。低被汝脚踵。
汝衣裂孔低。用供蕩子眼。汝脛露凶刃。刺心金閃閃。

草草帶結鬆。呈露供惡行。乳房雙隆起。瑩美如日睛。
人欲解汝衣。汝哀懇交臂。輕佻手戲汝。汝倔強撐拒。

伯羅 Belleau 法國古代
七星社詩人之一 大詩人。不斷獻汝詩。汝如滴水珠。鐵石磨損之。

羣羣惡詩奴。贈汝以新作。瞑目思汝履。到彼樓梯側。

佻薄小僕隸。文人及貴公。偵隙求一逞。汝之小屋中。

臥牀汝統計。贈吻多於花。所歡亦林立。寧一法諾哇。Valois 法國
王之族氏

此時汝行乞。十字街之間。殘餚盡羅列。佛孚爾。Vafour 巴黎最
大之有名食店 門前。

賤價僞珠寶。汝目偷視苦。惜哉余不能。購之以贈汝。

汝無蘭麝香。無明珠鑽石。惟此裸瘦軀。嗚呼美無極。

暮色 *Le Crepuscule du soir*

示暮夜爲罪惡之淵藪也

暮色昏昏暗來臨。夜乃罪人之良友。夜如從犯助行惡。徐閉黑幕覆萬有。萬人躁急當昏黃。化爲褐色獸性狂。

良夜勞人暗自思。此乃今日工畢時。精魄辛勞蝕且疲。要須及此蘇息之。幼學通儒覺頭重。曲背勞工入

野夢。

此時妖魔羣突馳。猖狂叩人窗與扉。燈火黯淡風微吹。汚倡賤女在路隅。如蟻營窟恣誘迷。仇讐甘餌陷溺危。污泥城中羣聚棲。如寄生蟲食人脂。隨處酒食聞宵炊。舞臺樂館歌吹低。俱樂部中長案齊。博塞飲奕及彈棋。騙徒更與惡婦俱。盜賊乘黑恣所爲。撥門啟樹不翼飛。席捲聊救數日饑。更購衣飾揮餘資。以供情婦媚悅之。

此時宜塞汝雙耳。勿聽聒呼衆籟起。此時暗夜搯其喉。疾瘧痛苦酸嘶裏。命運迫盡息如絲。醫院之中列衆屍。擁爐偎坐晚餚香。嗚呼幾輩能一嘗。

人間百輩無棲止。不識家庭之味美。哀彼生人亦如死。

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都德以小說名於十九世紀。詩亦美麗清澈。雖十九世紀中。自然主義盛行。刻畫殘酷。而都德之詩與小說。獨多描寫天真柔美之事。其純美之態。清柔之音。短簡之體格。使人讀之心醉。

乳嬰

Aux petits enfants

寫柔美之摯愛也 (此詩見所著愛情歌集 *Les amoureuses*)

初生之嬰孩。小鼻小口腮。小唇半閉中。人皆顫慄。何柔何白。何嬌紅。

初生之嬰孩。錫汝福命。佳繡襦。汝臥時。小巢雛鳥。上帝福保。安琪兒。汝巨目澄鮮。匿彼素帛間。有笑亦有啼。汝之一切。無不美悅。人愛之。汝當嬌鳴時。輕吻撫惜之。秀白小鶯兒。汝何恩命。亦何幸運。能如斯。暖枕汝睡酣。夢中微笑間。有人傍汝言。低聲撫慰。「嬌雛安睡。余未眠。」此乃仙使聲。睡睡汝勿驚。雪翅覆汝眠。仙使之翼。撫慰不息。護守嚴。新生之嬰孩。汝自天國來。羽線纏汝軀。此線金色。繫汝魂魄。無垢污。汝在人家中。如花園圃紅。如星明碧空。如彼雨露。點滴斜注。蘆葦叢。汝福尙有餘。銀星遜汝妍。嬌花遜汝鮮。吾儕吁慨。汝皆具備。雪翅間。

赫累帝亞

José-Maria de Heredia (1842-1905)

赫累帝亞詩。修飾美麗。與黎留氏爲近。生平諸作音節鏗鏘。外形雕繪。又嗜藝術及古物學。故其色采斑斕。描畫奇麗。足稱爲伯納司詩派之正傳。

遺忘 L'oubli

表幽渺奇麗之思致也 (此詩見所著野獲集 Les trophées)

海濱高處一廢寺。死骸深埋褐色地。女神之容白石麗。英雄之像黑鐵脆。同掩光輝埋草際。

牧人飲犢獨來靜。螺貝下聞古歌詠。聲達海天無遠近。蔚藍模糊望不盡。
地母當春而沃肥。古神在地徒慘悽。雕柱殘缺各屹立。土花黯綠方潛滋。
長夜幽爽夢祖先。人類鈍漠魂夢安。臨海聽之不戰慄。人魚（希臘海中半人半魚之妖物。見荷馬史詩。）夜哭鳴嗚然。

落日 *Soleil couchant*

寫奇麗之景色也（此詩見所著詩集 *La Nature et le Verve*）

雲石瑪瑙輝奇形。赤尾燒天光燄燄。遠望無邊沙磧晶。大陸黯後海猶明。
下視惟夜惟寂。淒。巢鳥無聲人閉扉。晚鐘衝霧鳴遲遲。海濤靜中微聞之。
荒原低谷與水隈。遠聞呼嘯人聲微。牧童遲促牛羊歸。
天際黑影全混茫。斜日沉死天無光。半規赤扇骨金黃。漸收圓影忽掩藏。

五色琉璃古窗 *La vitrail*

思古代人事之鉅麗也（此詩見所著野獲集 *Les trophées*）

琉璃五色當古時。貴爵美女曾鏡之。黃金之色蔚藍空。螺貝瑩白火燄紅。斜臨室壁思古容。鷄冠翠帽映其中。

自從貴爵振旅行。吹角伐鼓聞哀聲。臂鷹手劍何崢嶸。亞克之港（Saint-Jean d'acre 敘利亞地名。曾爲十字軍占領。）卑散城。（Byzance Byzantine）

君士坦丁堡之古名。聖十字軍方長征。

此輩王侯今何之。鷹嘴之靴。獠犬隨。但餘黑白雲母石。鑲飾墓壁長幽居。死者無動亦無言。安睡瞑目不見天。惟此五色花琉璃。千秋萬歲常鮮妍。

哥貝

François Coppée (1842-1908)

哥貝爲十九世紀傑出之文人。詩與小說皆卓然爲寫實派之中堅。其詩和悅而吐真實。如出於人口。所描寫皆巴黎城區及近郊之一切真實狀況。所敘述皆巴黎市民之實際生活。讀之娓娓。感人甚深。蓋粹然一平民文學家也。如此篇所譯鐵匠之罷工。蓋足證之。

鐵匠之罷工 *La grève des forgerons*

寫治鐵工人之實際痛苦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Poésies* 1864-1869)

裁判且聽吾簡言。冶鐵之人方罷工。天寒近郊凍且餒。罷工當亦理所容。星期之六付值日。同伴引臂酒肆中。齊聲呼余「老約翰。吾輩疲弱資未充。熟思於此僅一策。推汝爲首陳苦衷。往面廠主勿激怒。婉懇付值宜加豐。」次日聚衆復勸余。余曰「唯唯余願之。事既有益於儕輩。余亦何以退避爲。」余年老邁且和善。若輩深信而弗疑。逕挾職務謁廠主。廠主延見接坐時。陳述疾苦言何長。麪包價貴屋值昂。彼此所獲悉統計。必使無難於兩方。廠主靜聽剝榷食。從容答我言安詳。「汝誠篤實老約翰。人之選汝其識

良。廠中吾必留汝職。彼輩妄求毀吾業。制吾死命。吾不勝。惟貪嬾徒乃囂嚇。此吾最後之所言。轉告彼輩。勿狂惑。」余曰：唯唯引退歸。心念此答面死灰。衆皆喧呼多激辭。誓不入廠以抗之。余亦隨衆誓遵依。竟夕不寐。長焦思。彼輩稍餓可無慮。惟余衰老殊憂危。且余尙非獨求食。家有雙雛坐吾膝。余壻不幸女病歿。靜觀雙雛美唇頰。啼饑號寒在頃刻。余獨負手長家居。思之不覺汗顏赤。惡運之神。今方臨。安有機緣再盡職。老妻洗濯勞初歸。手筐重疊皆濕衣。余悉告彼怯且悲。妻目注地默聽之。良久慘切而呼余：「汝知吾乃一良妻。善盡所職。命不齊。麵包今僅供旬餘。」余曰：「罷工非久時。」實則此變寧預知。監視嚴厲。懲背欺。行看叛亂延長期。

嗚呼災禍今臨余。貧苦凍餓難自支。安能爲盜以圖活。但有羞憤埋此軀。累晨累暮俱失望。眼光淒弱精神疲。冰霜滿地冬候烈。苦哉兩雛及老妻。戰慄倚爐無火燄。妻淚被頰兒號啼。願對聖像長誓之。腦中曾無詐與私。心不震顛目不眙。雖泣雖哀猶自持。心所躊躇身所爲。一一詳述無隱欺。

乾麵包盡物典空。居家無異鳥在籠。卽今入獄憶當日。二者相較將無同。不爲一事長袖手。其苦十倍於作工。方知工廠誠可愛。鐵屑之灰火燄紅。

十五日盡無一蘇。法蘭西國貨幣名。五生丁。二十蘇爲一佛郎。余日巡步如狂愚。衆人叢中獨來往。市聲浩浩心煩吁。冬晚寒凍手脚烈。酒精炭氣忘腹饑。歸來余妻忍淚坐。偎胸取暖抱兩雛。嗚呼妻兒誰死之。操刀之人竟爲余。老

妻低聲向我語。「何處謀食聊充饑。被褥無錢不得賃。凍餒相迫難支持。」余聞此言心忽雄。誓將入廠重作工。任人呼詈與排斥。且入酒肆明吾衷。中多罷工之魁率。余入酒肆如夢中。人皆凍餓彼獨飲。羣坐羣立喧耳聾。猶有老者方咀咒。余獨俯首面頰紅。彼輩一見曉余意。心懷戒備言從容。「余今來此有一言。余夫婦已六十年。下有雙雛弱可憐。日伏樓頂無炊煙。用具賣盡麵包沒。舉家垂死號顛連。醫院之牀解剖刃。如余不肖何足憐。但余妻兒當別論。無辜而死何罪愆。余欲獨返工廠中。求汝慨允勿責難。余今髮白而手黑。此身冶鐵四十年。不能爲丐年老邁。人當曲諒勿相煎。祇今爐錘續續舉。額上紋皺何班班。人伸一手當路乞。余則雙手力謀食。衰老之人宜體恤。理之所許非曲說。余欲獨返工廠中。圖免餓死自食力。余之所言既已盡。衆怒與否未敢必。」

衆中一人忽前趨。距余三步詈「賤夫。」余心忽冷日充血。審視詈我者誰歟。乃一壯夫面狡惡。燈下照影灰模糊。鬚髮如女覆雙耳。橫日冷笑藐視余。余心突突躍方急。衆人噤默慘不舒。

忽然余手抱頭悲。失聲長慟哀妻兒。「余不作工彼必死。汝挾何理戕其軀。吾輩相抗盍決鬪。卽地卽刻不致疑。兵器任擇砧與錘。較筆與劍猶輕微。衆可環立旁證之。解衣唾手試一爲。」

衆人紛紛移讓間。一角隙地臨墻邊。余方遊目擇所取。廢鐵堆中兩巨杵。投其巨者與吾仇。彼方藐余笑不止。余懷惡念急步前。二人怒視毒如矢。臥犬被鞭亦躍起。何況迫人至於死。彼趨近墻力相迫。惜其過

晚避不及。血如紅幕被頭面。衆皆驚呼此一擊。彼已橫屍而腦裂。

此誠死罪無可逃。非人羅織實自招。脚下橫屍腦髓裂。避日不敢視手血。夥伴戰慄前近余。余作手勢遙語之。「勿縛我身願伏罪。」彼輩代吾整冠衣。余呼「良友發慈悲。哀我雙雛及寡妻。」一叟慨出十佛郎。余赴警署無稽遲。

余今罄吐真實言。在求律師能瞭然。其中敘述或瑣屑。亦使此事知根原。此誠定數之所使。雙雛骸入醫院裏。余之勇妻痛亦死。此身孤零任處理。或赦免之或幽囚。余無所慮無所憂。一朝縊架臨吾頭。謝汝謝汝長千秋。

凡萊恩

Paul Verlaine (1844-1892)

凡萊恩少有才名。終其身狂惑顛倒。縱酒入獄。習爲故常。晚年衰餓垂死。日在小咖啡肆中。寒顛枯臥。蓋頹廢派之極致也。其詩託想奇詭。短句變化。若有回音。甚富於象徵之思。論者謂其所作。能引詩歌入於音樂之境界。

獄中 En prison

哀罪人之夙種惡因也 (此詩見所著智慧集 *Sagesse*)

青天在屋上。蔚藍澄且清。棕欄在屋上。枝葉交蟠榮。
遙鐘聳天外。徐鳴聲慘悽。一鳥高枝頭。幽怨爲長啼。

嗚呼我上帝。靜寂不可言。營營送微聲。遠聞城市喧。
問汝曾何爲。流淚無窮期。問汝曾何爲。思汝少年時。

落日 *Soleils couchants*

奇景之象徵也 (此詩見所著土星歌集 *Poèmes saturniens*)

斜光衰微。照彼邱墟。黯黯愁緒。日落之時。黯黯愁緒。輕歌娛之。余心迷惘。日落之時。幻夢縈中。視彼日斜。
紅色妖魔。墜落磯沙。漸織漸收。無有停時。日墜磯沙。恍實見之。

晨星 *A l'étoile du matin*

頌晨光之美也 (此詩見所著詩集 *La bonne chanson*)

黯白之晨星。汝將去之前。千鶉百鶉。歌唱叢花間。
汝眼充愛波。擲向詩人旁。百靈小鳥。飛天逐晨光。
汝眼浴曙光。在彼蔚藍中。麥隴新熟。一盼樂融融。
吾魂亦被光。遙遙飛越時。薔薇之花。微光閃花鬚。
柔夢猶未醒。酣然而若忘。速興速興。朝日耀金黃。

秋歌 *Chanson d'automne*

哀音與哀思之交并也 (此詩見所著十星歌集 *Poemes daturiens*)

秋日梵阿鈴 Violon 四絃琴之名。 嗚咽哀聲長。單調疲弱。心搖搖而悲傷。

吾偶聞此哀音。面慘無神。喉哽無聲。忽舊夢之上心。頰淚已零零。

微軀恍惚狂風吹。飄搖復淒悲。似彼死葉。隨風何所之。

布惹 Paul Bourget (1825-) 存今

布惹以小說名。描畫人類心理變化。論者評爲心理小說。法蘭西現代一大文家也。其詩名遜於小說。而所作清婉淵妙。卓然名家。

黃昏 Beau Soir

哀生命也 (此詩及下詩均見所著自證集 *Led aveux*)

日落照河水。幻作玫瑰紅。微寒亦震顫。麥田生晚風。眼前萬象似相語。忽有所念縈寸衷。

念此人生天地間。正當爲樂娛眼前。樂此黃昏方黯麗。樂此少壯方妙年。嗚呼吾儕與河水。一例偕往不

再還。一歸大海永消失。一入幽冥長棄捐。

暮與愁

愁與暮之相倚如男女之戀也

愁之女告暮之男。「汝來汝誠足悅余。」暮男微笑面慘白。輕步直下西天梯。暮男對女呼。「吾歡。」握手接坐相晤對。愁女經男愛撫惜中心甜蜜多安慰。暮男呼女。「歡聽之。殘虐人類方沉默。吾有麗妹名曰夜。臂挾奇花下天闕。」愁女答男。「余畏影。余畏人類白晝。余畏萬千眼相望。但愛幽歡汝來撫。」暮男不待忽起立。欲抱所歡而未能。漸遠漸逝如一夢。獨留愁女長淒清。

